

尚書孔傳參正

尚書

孔傳參正二

舜典第二

○釋文王氏注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云記

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先謙案
陸氏攷錄云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
而秘之乎則釋文言王注類孔者今文王注也敘錄又云元帝時
梅賾上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慎
微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案言亡舜典一篇者趙岐注孟
子有舜典亡失之語而今梅書所上別無舜典羣以爲梅書亡此
篇也言取王注堯典分爲舜典者或以爲王肅分之案敘錄云孔
傳堯典止於帝曰往欽哉而馬鄭王之本同爲堯典又堯典孔疏
云鄭王皆以舜典合於此篇是肅未嘗割分舜典此梅書出後時
人見僞孔序云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競以伏生爲誤從而分王
本爲兩篇也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孔傳云今是古之謬云變者
文制八篇與一書爲一書梁王三十一篇注孔傳云今是古之謬
力則此氏引范甯書云梁王三十一篇注孔傳云今是古之謬
唐書此氏又云不見於舊俗開或取其舜典篇以續孔氏案
此言或用肅傳或用范注補之也敘傳又云齊明帝建武中吳興
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舫使通解書
解頭買得上之案此雜取馬王古文注本僞爲孔傳也段云僞傳
五十七篇出一人之手僞孔傳之真者舜典一篇出方興之手僞
孔傳之僞者陸所音舜典王肅注也正義所疏舜典姚方興采馬
王注所造也陸不信姚注而孔穎達信之以此爲真孔傳而方興

得之故爲之正義猶謂二十五篇爲真古文而梅賾得之故捨鄭王本而用孔本也

虞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舜典典之義與堯同○惠棟云駘編連叢子孔臧與侍中從弟安國書曰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案此以僞扶僞欲欺天下後世謂分析者果壁中本也
劉云堯典舜典異序同篇故序言將孫于位讓于虞舜卽前半篇
咨岳舉舜之事也又序言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
諸難作舜典卽下半篇賓四門以下之事也今文二典合爲一篇
猶顧命康王之誥伏生本皆合爲一篇則亦一書而兩序也惟趙
岐孟子注云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序亡失其
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攷漢人多以百篇爲尙
書二十篇爲中候孟子所載舜往于田完廩之事不稱典曰又不
稱書曰其祗載見瞽瞍稱書曰蓋逸書之類也又曰不及貢以政
接于有庫亦傳記書說未足爲舜典之證卽史記云逸書得十餘
篇所作舜本紀亦無出堯典所述之外可知非別有篇矣先謙案
堯典割分舜典後姚方輿因之加二十八字以冠其首然篇目雖
分它書所引經文不能假借孟子萬章篇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
殂落齔厥軼厥作堯典曰不作舜典證一周禮春官序官鄭司農
注引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作堯典曰證二論衡氣壽篇引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作堯典云證三漢書
王莽傳兩引肇十有二州皆曰堯典證四後漢張純傳光武時奏
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狩證五陳寵傳章帝時寵言唐堯著典

省災肆叔證六晉武帝時幽州秀才張髦上書引肆類于上帝云
云作堯典曰證七釋文釋典藝云五典今皆亡唯堯典存也是劉
熙所見尙書惟堯典一篇不分舜典證八魏公卿上尊號奏云缺
典與之明憲尊大麓之遺訓大麓文在唐典卽堯典證九晉書禮
志摯虞表案尙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於東岳備陳牲幣之數其
餘則但曰如初證十鄭氏詩譜引虞書詩言志四語疏云鄭注在
堯典之末證十一周頌般疏云堯典說巡守之禮望秩於山川證
十二周禮疏序云堯典曰伯禹作司空證十三又云堯典有典樂
納言之職證十四大宗伯疏案尙書堯典禮于六宗證十五聽
不傳虞書證十六尙書大傳引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作唐傳曰不
作皮傳證十七至史記五帝紀云堯妻之二女觀其德于二女舜
飭下二女於滌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文
勢相承不離尤經文本一篇之明證史公親從孔安國問故而贊
稱尙書獨載堯以來惟其止有堯典故有獨載堯之語後漢周磐
傳學古文尙書臨終寫堯典一篇置棺前示不忘聖道正惟彼時
堯舜典合爲一今古文皆然故單稱堯不及舜不然孔書列學官
後志聖道者胡不並舉二典之名是古文未嘗分堯典爲舜典也
以上多諸儒所已

言復次第之如此

曰若稽古帝舜

亦言其順考古道曰重華協于帝

華謂文德言其

俱聖明○閻若璩云駸補史記五帝紀云虞舜者名曰重華夏本
紀夏禹名曰汶命孟子引放勳曰同楚詞離騷云就重華而陳詞

涉江云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懷沙云重華不可還兮重華凡三
見皆實謂舜自偽古文出重華協于帝文命數于四海重華文命
不斷句竟連下協于帝數于四海自不得不謂是史臣贊頌之詞
矣段云宋書禮志明帝即位有改正朔之議侍中高堂隆議曰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極授政改朔一攷八十案此書緯
尚書中候之文古人稱引多有以緯書及經說稱經者首九字即
方輿藍本而贅以協于帝三字方輿不
解重華爲舜名致與堯典句法僞背
也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充塞上下○惠云詩商頌濬哲維
商溫恭朝夕易乾文言天下文明周詩王猷允塞明鄭曉說同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玄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
化馳若神鄭曉云乃命以位掠史記伯夷傳用乃試之於位胡渭
云升聞二字掠大戴禮用兵篇姚際恆云王延壽魯靈光殿賦粵
若稽古帝漢祖宗潛哲欽明王粲七釋云稽若古則叡哲文明溫
恭玄塞皆襲前人之文又不僅襲詩與易也舜典出南齊二王漢
魏人何由皆與舜典增加之字預相暗合其爲方輿所襲自明先
謙案釋文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輿
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輿本或此下更有濬哲
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聊出之倘信然
爲是方輿則探馬王注造之其經比馬鄭所注多曰若稽古帝舜曰重
華協于帝十二字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
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

遂不行用方與本或十二字下更有濬哲以下十六字共二十八
字既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隋開皇初始購得之冠於妄分舜典
之首盛行至今阮元校勘記云方興奏上孔傳不容遽有異本疑
經文濬哲以下十六字及傳三十六字又後人所加鄭曉謂舜典
孔傳乃劉光伯偽撰託名姚方興細按方興之事見釋文序錄不
可誣也惟濬哲以下十六字或劉氏所增耳或問陸氏著釋文時
已知世有劉光伯乎曰隋文帝得舜典在開皇二年王寅陸氏著
書在癸卯較後一年時南北雖未混一陸氏或遙聞其說而筆之
於書也程廷祚云濬梁武之言雖若證孔氏之不誣實以明伏
生之非誤濬哲以下十六字出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之時二十八
自齊建武至是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慎美

篤行斯道舉入元使布之於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慎徽五典
五典克從今文與古文同左文十八年傳舜臣堯舉入元使布五
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
典五典克從無違命○慎徽五典五典克從者堯紀堯
善之下作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徵和克能故訓字釋文引
馬云微善也史記集解引鄭云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案
釋詁典常也五常之教
司徒之職見後經文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官納舜於此官舜舉
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敘無廢事業○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古
文也今文納作入敘作序左傳云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
百事莫不時敘又云虞書數舜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
事也亦偽傳所本百揆非官名見下○納作入敘作序者堯紀作

乃徧入百官百官賤戶史記舜本紀云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
皆治總上文言之左傳言主后土是試以司空之職總度百事皮
云史記敘皆作序蔡邕太尉楊公碑遷少府光祿勳敬揆百事莫
不時序太傅前銘越尹三卿百揆時序禰衡顏子碑百揆時序皆
今文作序之證少府光祿勳三卿皆非相位而蔡引此經以美之
蓋不以百揆爲相名又以百揆爲敬揆百事並不以爲官名史遷
以爲徧入百官謂使舜入百官揆事之處則舜命禹使度百揆亦
謂使居百官揆事之處入百揆在徽五典賓四門之閒五典四門
非官名則百揆亦非官名可知淮南泰族訓堯乃妻以二女以觀
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任以百官與史記義合卽入于百揆之
事也撰僞古文者誤以百揆爲官名乃造周官篇云內有百揆四
岳沿其誤者遂以百揆爲相又以四岳共爲一人皆由僞孔亂經
致違古義論衡恢國篇舜以司徒因堯授禪禹以司空緣功代舜
王充舉司徒司空而不及百揆是今文家說以司徒司空爲官名
不以百揆爲官名孫云廣雅釋詁選人也則徧入爲徧選也先謙
案後漢百官志注引古史考云說者以百揆堯初別置於周更名
冢宰是蜀漢之末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僞說已萌牙矣
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賓于四門四門穆穆今文與
古文同左傳言舜臣堯流四凶族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
門穆穆無凶人也僞傳本之○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者堯紀如此
申之曰遠方賓客皆敬釋訓穆穆敬也是今文說以穆穆爲敬集
解引馬云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
釋詁穆穆美也是古文說以穆穆爲美舜本紀云舜賓于四門乃

流四凶族於是四門辟言無凶人也書疏引鄭云賓擯謂舜爲上
賓以迎諸侯孫云擯卽賓字聘禮鄭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
賓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注云出接賓曰相古者朝諸侯
必於明堂御覽五百三十二引明堂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
門周書明堂解禮記明堂位皆云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
南門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是四門也皮
云今文說蓋以賓四門爲攝太子之職大傳云天子太子年十八
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問其所不知也白虎通
朝聘篇遺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孝經鄭注天子使世子郊納于
迎儀禮疏以爲異代之制疑本唐虞舊法四門四郊之門也納于

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
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

天○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古文也今文弗作不納或作入麓
或作虎烈或作列僞傳大錄萬機之政用今文說○今文弗作不
納作入者歐陽本也史記論衡可證作納者夏侯本也麓作鹿烈
作列者今文異字納于大麓云云者堯紀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
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舜紀云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乃知
舜之足授天下大傳云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
華之玉又云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是史公伏生皆以麓爲山麓今
文說也水經濁漳水注引應劭說云鉅鹿鹿者林之大者也尙書
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而縣取目焉十三州
志云鉅鹿唐虞時大麓也虞舜百揆納于大麓麓者林之大也堯
欲使天下皆見之故置諸侯合羣臣與百姓納之大麓之野然後
以天下授之明已禪之公也大麓縣今有堯臺高與城等乃堯禪

舜之虞據此則大麓之地實有可致其以大麓爲大錄者漢書于
定國傳上報定國曰萬方之事大錄於君王莽傳張竦引書曰納
于大麓列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細賦賁然松檟又莽改鑄錢
書曰子前在大麓桓譚新論云昔堯試舜於大麓者領錄天下事
如今尚書官矣論衡正說篇尚書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
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眾多
並吉若疾風大雨以大麓爲大錄此夏侯博士說三公丞相皆可
稱大錄也論衡又自爲說云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
復令人庶之野人賦中賦地禋而觀其聖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
乃知其聖又吉驗篇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蟲蛇不噬逢烈風
疾雨行不迷惑又亂龍篇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
不害以麓爲山麓與正說篇所引尚書說三公位不同淮南秦族
訓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也鹽鐵論除狹篇大夫曰麓堯使舜入林
麓之中遭大風雷雨不迷也鹽鐵論除狹篇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
風雷而不迷蓋引用此經以大林爲大麓風俗通山澤篇謹案尚
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並與史公伏生說合皮云
堯必使舜入山林川澤者夏本紀云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
行視錄之治水無狀行視治水必入山林川澤亦非一時之事有
時或遇暴風雷雨而舜不迷則天與之可知鄭注書序於舜典云
入麓伐木正歷試諸艱之一事入麓卽入于大麓此古說之僅存
者先謙案鄭注大傳云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
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
錄之既訓麓爲山足又釋大麓爲大錄立說未免兩歧釋文引王
云麓錄也馬鄭云山足也是馬鄭古文說與王異並不以麓爲錄

何獨鄭注大傳顯違伏生之指疑麓者錄也以下數語爲後人屢入魏公卿上尊號奏云遵大麓之遺訓魏受禪表云義莫顯於禪德美莫盛於受終故書陳納于大麓桓階等奏云舜受大麓桑蔭未移而已陟帝位直以大麓爲受禪之地與應劭闕駟說合則漢末博士傳會之詞也陳喬檣云麟游山麓歐陽說大錄大小夏侯說史公王充皆用歐陽尚書周堪孔霸事夏侯勝授元帝經元帝報于定國用夏侯尚書說俱出今文家非今古文異也

三載汝陟帝位
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

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古文也今文無乃言二字○帝曰格汝舜者堯紀說云堯以爲聖召舜曰孫云言召舜者以格爲來也○今文作詢事

考言底可績者堯紀作汝謀事至而言可績孫云釋詁詢謀也乃言疑衍古文考作乃似乃故重出二字史記無之釋言底致也周

語注底至也致卽至也先謙案孫說今文無乃言二字是也底指詢事可績指考言謂謀事既至而考言又見功也釋文引馬云底

定也孫云釋詁底定止也底義同定○三載汝陟帝位者堯紀作三年矣汝登帝位釋詁陟登升也陟義同登史記集解引鄭云三

年者賓四門之後三年也江云鄭以納大麓命陟位爲一時事實四門在納大麓之前知此三年是賓門之後三年也段云案裴駟於

此當云鄭本作載云三載者云云乃合依史記改載爲年非也惠棟因改經文之載爲年尤誤如禹貢作十有三載馬鄭本作年釋

文必識之此處鄭果作年亦必識之也先謙案古文作載今文作

文必識之此處鄭果作年亦必識之也先謙案古文作載今文作

年段是舜讓于德弗嗣弗嗣古文也今文作舜讓于德不台。舜讓于德

于德不台者堯紀作舜讓于德不擇集解引徐廣注今文尚書作

不怡怡擇也先謙案釋詁怡擇樂也故史公以故訓代之不怡本

作不台史記自序云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台音怡怡說也又

云惠之早賈諸呂不台徐廣注不為百姓所說後漢書班固傳典

引云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皆用今文也說不台有兩義以薄德

不為百姓所說為遜讓之詞六字作一句讀是一義請更擇有德

不以有天下為樂舜讓于德一句不台一句又一義史公報任安

書云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用此經字屬武帝說以例唐

堯遜位虞舜不台之文則不台當屬舜說與諸呂不台義異孔子

言舜有天下而不與即謂此也索隱五帝紀注云古文作不嗣文

選典引李注引漢書音義云昭曰古文台為嗣章懷典引注云前
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嗣從人旺聲韋散於韞軒
儒魏公卿上尊號奏云光被四表讓德不嗣裴松之引魏王上書
云猶執謙讓于德不嗣皆用古文今古文並作不惟偽傳作弗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

今文與古文同偽傳以文祖為堯文德之祖廟。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者堯紀如此白虎通三正篇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
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
助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
服也是以舜禹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漢書董仲舒傳孔子曰
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

道更何爲哉尚書中候云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建黃授
政改朔詩緯推度災云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一月爲正少
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
緯書多同今文書疏引鄭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
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故云正月元
日故以異文是今古文說正月同史記集解引馬云上日朔日也
孫云鄭注禮記云朔初也唐以十二月爲正當如殷以鷄鳴爲朔
見大傳御覽十四引大傳云上日元日王引之云上旬之善日非
謂朔日也元日善日也吉日也王制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正
義以元日爲善日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所穀于上帝盧植蔡
邕並曰元善也先謙案大傳以上日爲元日其說亦當是善日則
今古文說上日異○受終于文祖者堯紀云舜受終于文祖復申
之曰文祖者堯太祖也孫云堯與舜同始祖故受終於其廟王制
疏引禮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則黃帝爲堯四世
祖此太祖不知何人舜祖黃帝則亦同太祖矣又云漢書元后傳
云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鵯汭以鵯爲姓則舜與堯別姓
而爲昏禮大傳云四世而總服之窮也又云系之以姓而弗別綴
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釋文引馬云文祖
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史記集解引鄭云文祖五府之
大名猶周人之明堂孫云馬以文祖爲天者荀子禮論王者天太
祖堯之祖黃帝亦必以配天說與史記合尚書帝命驗云五府五
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注云
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
之所也史記正義云文祖者赤帝赤帝標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

明文章之祿故謂之文祖
配上帝上帝即五府之帝唐時蓋以黃帝配之明堂既為五府之
總稱又為南向室之尊名也離火文明故曰文祖鄭說亦與史遷
馬氏同義江云帝堯火德赤帝之所感生故以文祖為五府之大
名受終于文祖告感生之帝即告天也皮云漢書王莽傳以漢高
廟為文祖廟莽自以己之代漢如舜之代堯故以漢高廟比堯太
祖廟是以文祖為太祖廟與史記說同論衡譴告篇云受終于文
祖是不言受終于天堯之心知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是以
文祖為天與馬同史遷王充皆用歐陽尚書一以為太祖廟一以
為天足徵二說之異而不異矣桓譚新論云明堂堯謂之五府府
聚也言五帝之神聚於此此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王璣衡王者
亦古說文祖即明堂之證
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
以審己當天心與否○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今文與古文同璿
璣一作旋機政一作正偽傳云以審己當天心與否本鄭說觀受
禪是非也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者堯紀云於是帝堯老命舜
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一作
旋機者大傳云齊中也七政者謂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
為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也旋機者何也傳曰旋
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
機謂之北極皮云旋機玉衡今文當兼北極北斗言之史記律書
云旋機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天官書云
北斗七星所謂旋機玉衡以齊七政索隱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
天極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

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標合而爲斗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
玉衡屬杓魁爲璇璣又填星下引文耀鉤云鎮黃帝含樞紐之精
其體旋璣中宿之分也說郛引運斗樞有旋星明旋星散璣星散
玉衡星散云云此以旋璣玉衡皆爲北斗文耀鉤以旋璣爲中宿
則近旋璣北極之義渾言則合析言則分續漢志注引星經云璇
璣謂北極星也玉衡謂斗九星也說苑辨物篇書曰在璇璣玉衡
以齊七政璇璣謂北辰句陳星也辨物篇書曰在璇璣玉衡
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
據星經說苑兼用大傳旋璣北極星也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是
志衡平也其在天也佐助旋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是
北斗名玉衡而佐旋璣北斗非卽旋璣也疑伏生專就北極言之
史公專就北斗言之旋璣玉衡各舉其一古書簡略不分析也古
書旋或作璇或作璇或作璇璣或作璇璣參錯不一據大傳當以旋
機爲正其改從玉者因古文說以爲渾天儀云以美玉爲之其字
從玉併改諸書從玉耳攷兩漢人引經皆以機衡爲星春秋感精
符云人主含天光據璣衡齊七政操八極楊子太玄攢云運諸棗
政繫之太始極焉以通璇璣之統正玉衡之平長楊賦云是以玉
衡正而泰階平玉衡與泰階對舉亦必以爲星名劉歆遂初賦云
惟太階之侈闊兮機衡爲之難運懼魁杓之前後兮遂隆集於河
濱歆習古文尙書而以機衡與太階魁杓並言則以爲星名與今
文不異其時馬鄭異說尙未出也書疏及史記索隱引馬云璿美
玉也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璣衡其中橫簫緯軌所以視星宿也
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
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主火謂熒惑也第四曰

伐水謂辰星也第五曰急土謂填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名七政也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史記集解及宋書天文志引鄭云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動運爲璿持正爲衡皆以玉爲之視其行度觀玉儀受禪是非也此古文說僞傳本之初學記引尚書攷靈耀云觀玉儀之旋昏明主時鄭注以玉爲渾儀故曰玉儀晉書天文志引文耀鉤云唐虞卽位義和立渾儀隋書天文志引晉劉智云或問曰顓頊造渾儀黃帝爲蓋天開元占經六十七引詩含神霧云七政者斗上一星天位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諸說又馬鄭所本段云璿當作機唐石經以下皆作璿因上文璿从玉旁而誤也釋文璿音旋並無璿音機之文而禹貢璿字則詳釋之可知陸本作機人所共識故不爲音也文選宋元皇后哀策文云仰陟天璿李注天璿喻帝位也尚書考靈耀曰璿璣玉衡尚書爲此璿以別於考靈耀之從玉曹植秋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承天璿然璿與機同也子案此當云尚書爲此機以別於考靈耀之從玉曹植秋胡行亦作機其下總申言之曰璿與機同也後漢安帝紀永初二年詔曰據璇機玉衡以齊七政魏受禪表上在璿機周公禮殿記旋機離常堯廟碑據旋機之政王弼周易略例故處璇璣以觀大運釋文璿又作機此其字之不同也先謙案段說璿本作機是也據馬說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璿鄭說運動爲璿皆就機字訓釋若作璿則不可通卽僞孔傳璿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旣以運轉爲義其字亦必作機今作璿者皆後人妄改之也玉海天文書引大傳云七政布位

日月星之主五星時之紀日月有薄食五星有錯聚七者得失在人君之政故謂之爲政與御覽所引大傳不同而與馬鄭以七政爲日月五星合大傳乃伏生沒後歐陽張生所記錄或所承師說有殊孫以玉海所引爲歐陽說理或然也緯書多同今文既有造立渾儀之文不得謂唐虞時無測天儀器特經馬鄭推衍而其說始大顯耳魏志魏王上書曰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授文命采其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岳上觀璿璣蜀志先主傳議郎陽泉侯劉豹等上言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又管寧傳王基薦寧曰上正璿璣協和皇極其時馬鄭說雖已出而斗極爲璿璣之義又何嘗廢絕不用乎段云在之言司也司伺古今字故假在爲伺政一作正者史記律書肆類于上帝堯不聽舜讓使之攝位舜察引書曰七正正卽政也肆類于上帝堯不聽舜讓使之攝位舜察行其事肆遠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肆類于上帝今文與古文同肆一作遂古文肆一作騫○肆類于上帝者論衡祭意篇引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封禪書漢書王莽傳引同蓋今文本然非者堯紀云遂類于上帝封禪書漢書王莽傳引同蓋今文本然非故訓也五經異義云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時舜告攝非常祭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而說文示部作類云以事類祭天也仍從今尚書說蓋今古文義不相遠三代異物唐虞之禮不得以周禮繩之詩文王是類是禘毛傳於內曰類於外曰禘釋天是類是禘師祭也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非必告攝乃有類祭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史記集解引鄭

云禮祭上帝於圓丘案周禮中宮天祫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孫云鄭注禮經所言周祀天之禮夏至祀五帝于南郊冬至祀天于圓丘此言圓丘者所祭即天皇大帝北極耀魄寶與馬義合古文肆一作禘者說文禘下云古文肆引虞書曰禘類于上帝段云此壁中故書也作肆者孔安國禮于六宗精意以享謂之禮宗以今文讀之夏小正傳肆遂也

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禮于六宗今文與古文同禮一作湮一作煙一作堙偽傳精意以享謂之禮本馬說其祀有六云云者書疏云祭法云埋少牢於太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禁祭星雩祭祭水旱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禮于六宗此之謂矣案其文亦見偽家語據此王肅所引與家語偽傳同近人言家語偽傳出肅所造又一證也○禮于六宗者堯紀及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王莽傳敘傳後漢光武紀說苑辨物篇論衡祭意篇引皆作禮于六宗釋文引馬云禮精意以享也禮一作湮者大傳如此現續漢志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劉昭注引李氏家書曰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祀甘泉汾陰天地亦禮六宗孝成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即易六子是漢初已祭六宗用今文義王莽始用劉歆異說耳五經異義引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

有益於人故郊天並祭之漢書郊祀志引三家說曰上不及天下
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變四
時爲四方者東方春南方夏西方秋北方冬其義不殊論衡謂六
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魏景初中
劉劭言萬物負陰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晉書
禮志載摯虞奏亦依之諸說並同大傳云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
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湮于六宗此
之謂也呂覽月令高誘注宗尊也凡天地四時與在天地四方之
大傳同惟湮字作禮以宗爲天地四時與在天地四方之中其義
微異公羊倍三十一一年傳何氏解詁引禮曰六宗五嶽四瀆角尺
禮稽命徵云天子祭天地宗廟六宗五嶽是六宗在五嶽四瀆之
外下文文明言山川當以今文說爲合書疏引馬云萬物非天不覆
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
用今文說大宗伯疏引古尚書說云六宗天地之神尊者謂天宗
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
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
從書疏引賈逵以爲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
續志劉昭注引賈逵云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河宗海宗也
明古文說乃賈說儀禮通解續因事之祭引大傳鄭注云馬氏以
爲六宗謂日月星辰泰山河海也與上馬說不同疑書疏誤大傳
爲馬說書疏引鄭云禮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大宗
伯疏引許慎異義云謹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
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
不祭日月星故祭分野星國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同

元之闢也書曰建類于山川以辨九服之屬望于山川則
物之類也禮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禮山川言望則
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
日月星辰以樛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
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
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
配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此則許從古文說而鄭駁之書疏云孔
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赫現鄉賦大傳禮
作湮假借字一作煙者續志注以理臨辟尊號奏云煙于六宗疑因鄭說
改字一作煙者續志注以理臨辟尊號奏云煙于六宗疑因鄭說
喜云虞書改土正合祭義是梁世尚書其字作煙所據不同如此
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之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望
于山川徧于羣神今文與古文同一作望秩于山川一作辨于羣
神一作班于羣神僞傳羣神謂丘陵墳衍本鄭說○望于山川者
堯紀如此論衡祭意篇同白石神君碑類帝禮宗望于山川徧于
羣神所引亦今文陳云蓋歐陽經無秩字一作望秩于山川者郊
祀志王莽傳續漢祭祀志光武封泰山刻石文作望秩于山川說
苑辨物篇引書禮于六宗望秩山川漢書敘傳類帝禮宗望秩山
川東觀書趙熹請封禪疏言望秩山川魏公卿上尊號奏云告類上帝望秩
大傳鄭注引經望秩于山川魏公卿上尊號奏云告類上帝望秩
五岳皆用今文江云穀梁僖三十一年傳范注引鄭云望秩上帝望秩
川之名○徧于羣神者黃圖載元始儀說苑辨物篇漢書王莽傳

論衡祭意篇白石神君碑魏公卿上尊號奏皆作徧于羣神一作
辯于羣神者堯紀如此徐廣注辯音班樊毅修西岳廟記同一作
班于羣神者光武封泰山刻石文黃圖載元始儀楊雄太常箴皆
如此案辨辯一字段云辯讀班蓋今文家相傳如此王莽傳辨社
諸侯義作班左襄二十五年傳男女以班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
與此同皮云土虞禮明日以其班耐鄭注古文班或爲辨鄉飲酒
禮大射儀鄭注今文辯皆爲徧是辨古文班徧皆今文然班辨一
聲之轉辨徧音近故古亦通用詩時邁疏及般正義引鄭云徧以
尊卑次秩祭之羣神若丘陵墳衍之屬孫云大司樂凡六樂者一
變而致川澤之示再變而致丘陵墳衍之示三變而致丘陵之示四變
而致墳衍之示上言山川則此羣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
神當爲丘陵墳衍鄭據周禮推之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
班瑞于羣后輯斂既盡觀見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
瑞於諸侯與之正始○輯五瑞今古文並當作揖五瑞既月乃日
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古文也今文作擇吉日見四嶽諸牧
班瑞爲傳云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還班于諸侯本馬說訓既月
乃日爲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謬甚○揖五瑞者堯紀作揖五瑞故
林如圭是館本漢書郊祀志魏封孔羨碑引同漢書兒寬傳顏注引
書作揖五瑞其字從木乃揖之誤字白虎通引書輯五瑞淺人改
之段云唐石經以下作輯衛包所改釋文大字作輯當是開寶中
改詩彛斯羽揖揖兮傳云揖揖會聚也板辭之輯矣傳云輯和也
聚和分二義玉篇廣韻皆云輯和也不言聚也史記秦始皇紀據
心輯志索隱揖音集曰虎通瑞讀篇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

法集正義他書載玉璽璋璜也禮曰天子珪尺有二寸又曰博三寸刻上左右各寸半厚半寸半珪爲璋方中圓外曰璧半璧曰璜圓中牙外曰琮五玉者各何施蓋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皮云據白虎通義今文家以珪璧琮璜璋爲五瑞亦卽下文五玉易林需之井否之訟皆云珪璧琮璜璋見王之贊易林四字爲句故文以互見爲義公羊定八年傳皆爲見王之贊易林四字爲句故文以互見爲義公羊定八年傳何氏解詁云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眾璋以徵召與白虎通言五玉所施正同焦何皆習今文也白虎通朝聘篇諸侯來朝天子親與之合瑞信者何正君臣重法度也尙書曰輯五瑞釋文輯馬云斂也史記集解引馬云揖斂也明釋文馬注作輯後人改之又云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皮云據白虎通篇篇引含文嘉禮王制鄭注皆云殷爵三等則周以前不得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當從今文說爲正○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者堯紀如此封禪書漢書郊祀志引同明今文本異非史公以故訓代經也既月乃日言既擇月乃卜筮吉日也大傳云古者圭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爲瑞也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畱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少絀以爵六年圭不復少絀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此所謂諸侯之朝於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

歲二月東

巡守至于岱宗柴

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

天告至○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今文與古文同守一作狩

柴一作紫○歲二月者堯紀如此集解引馬云舜受終後五年之

二月鄭云建卯之月也公羊隱八年傳疏引建上多歲二月者正

歲六字孫云知爲受終後五年者以下云五載一巡狩知之皮云

春秋運斗樞云舜以太尉受號卽位爲天子五年二月東巡狩馬

注本緯書羅泌路史非之云歲二月者乃次一年二月也世不之

究虞夏傳云惟元祀巡守四岳八伯馬說非也案羅據大傳說似

更塙段云或問鄭云堯建丑舜建子上文正月爲丑月此二月非

寅月而何曰周禮凡言正月之吉皆謂周正月凡言正歲言歲終

言歲十有二月皆謂夏正寅月丑月詳見戴氏周禮太史正歲年

解推之他書孟子言七八月之閒早七八月之閒雨集謂周之七

八月也不言歲也歲十月之閒計一徒杠成十一月之閒計二輿梁成

謂夏正十月十一月也系之歲也爾雅石杠謂之荷今本郭注孟

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邢疏引孟子歲十一月徒杠成而云此注

作十月誤脫或所見本異然則邢本爾雅注故作歲十月也攷孟

子注疏本注作周十月夏九月周十一月輿梁成注作周十月夏

孟子正文作十月徒杠成十一月輿梁成注作周十月夏八月周

十一月夏九月周十二月夏十月理是而文恐非矣趙氏不知歲字

一月夏九月周十二月夏十月理是而文恐非矣趙氏不知歲字

之解其說謬誤上推虞書早勑斯例曰正月者唐正月也云歲二

月者建寅之二月也鄭以經文此云歲二月卽知上文正月之上

不言歲者非建寅也三月系之歲則建卯之月也惟寅數得天稱

歲自唐虞已異諸作書與春東方史官書法精嚴如是陳云小
宰鄭注正歲謂夏之正月則知巡狩必以寅正之仲月○東巡守
者白虎通巡狩篇王者所以巡狩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為天下
巡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所者故必親
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又曰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
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
五月十一月陰陽終漢書郊祀志禮王制皆作守皮云班習夏侯
尚書戴記與夏侯尚書同一師承蓋夏侯本作守也白虎通亦出
班氏據其故訓亦當作守後人妄加大旁先謙案公羊隱八年傳
疏引鄭云巡守者行視所守也語本孟子是今古文同作守守一
作狩者堯紀如此或歐陽本不同○至于岱宗柴者白虎通巡狩
篇巡狩必祭天何本巡狩為天祭天所以告至也尚書曰東巡狩
至于岱宗柴禮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鄭注所到必先燔柴有
事于上帝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此今古文同之證
至于岱宗者釋山河東岱又曰泰山為東嶽巡狩篇云嶽之為言
猶也猶功德也東方為岱宗何云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史記封
禪書岱宗泰山也皮云至于岱宗柴今文家以為封禪後漢張純
傳請封禪奏云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
風俗通正失篇謹案尚書天子巡狩歲二月至于岱宗柴則孔子稱封
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
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
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唯泰山乎風俗通山澤篇
岱者長也謹議長也岱音戴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王者受命易
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五經通義云泰山一名岱宗言

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
也言為羣嶽之長是以至于岱宗柴即封禪今文義也漢人引
經作柴者漢世今文通行取其便俗故中有俗字西嶽華山碑云
五載壹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柴祭燔燎此
石刻之可據者釋文引馬云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孫云大
宗伯禋祀實柴樛燎注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
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實柴實牛柴上也又王制鄭注柴祭
天告至也疏云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
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以此為祭靈威仰蓋亦今文義東觀
漢記丁鴻上奏云臣聞古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于岱宗
柴祭於天又曰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煙合古皆以柴字斷句
不連望字為義柴一作柴者堯紀云至于岱宗柴讀枯木柴如說
文柴下云燒柴祭天也虞書曰至于岱宗柴讀枯木柴如說
為古文則柴為今文楊雄甘泉賦於是欽柴宗祈燎熏皇天焚穀
修華嶽碑故帝舜受堯麻數親自巡省設五鼎之奠柴燎堙埋史
記集解引鄭云柴祭東嶽者考績柴燎也讀枯木柴如說文此語
出孝經緯禮器注引孝經說云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禋乎梁父刻
石紀號是也考績謂考己之功績禮器疏云考績燔燎禋乎梁父刻
望秩于山川東岳諸侯竟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
山川今文與古文同一作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一作望秩于山
川徧于羣神僞傳云岳瀆視公侯伯子男本鄭說○望秩于山川
者堯紀如此封禪書同一作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者續漢祭祀
志載此式對碑刻古文去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引此經以明巡

守封...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亦多一句皮云今文多此四字與上文同此經孔疏書二月不言... 徧者亦猶上文所據本異耳白虎通封禪篇於岱宗何明知易姓... 也刻石紀號知自紀于百王也燎祭天報之義也望祭山川祀羣... 神也班氏所據今文亦有班于羣神一句無此四字者或歐陽本... 公羊隱八年疏引鄭云望秩于山川者徧以尊卑祭之五嶽觀三... 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肆觀東... 次也鄭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肆觀東... 后遂見東方之國君○肆觀東后古文也今文作遂觀東后一作... 諸侯也漢書郊祀志續漢律厯志祭祀志載光武封禪刻石文白... 虎通巡狩篇公羊隱八年傳解詁引皆作遂觀一作遂見東后者... 堯紀作遂見東方君長以東方君長釋東后以協時月正日同律... 故訓代經大行人注風俗通山澤篇引作遂見協時月正日同律... 度量衡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今文... 與古文同一作叶時月正日一作乃同律度量衡○協時月正日... 者公羊隱八年傳解詁引如此一作叶時月正日者白虎通巡狩... 篇續漢律厯志元和二年詔月令章句引並作叶段云叶叶皆古... 文協字書大傳不協于極作不叶五行志協用五紀作叶用於此... 見今文尚書之字未嘗無古文也古文今文猶言古本今本非古... 文皆用蒼頡古文今文皆用秦隸書也堯紀協作合以故訓代經

集解引鄭云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通典吉禮巡狩
篇引鄭云其節氣晦朔恐諸侯有不同故因巡狩而合正之孫云
文選六代論注月數謂閏月正四時日名謂甲乙之類云備有失
誤者失閏則四時乖誤○同律度量衡者堯紀如此釋文引馬云
律法也鄭云陰呂陽律也又史記集解引鄭云同音律有誤字陰呂陽律也當
斗斛衡斤兩也孫云律法釋詁文同音律有誤字陰呂陽律也當
作同陰律呂陽律也太師掌六律六同音律之和以辨天地四方之律
以銅爲管竹陽也銅陰也名順其性漢書律麻志律十有二陽六
爲律陰六爲呂是六同又呂先謙案典同鄭注同律度量衡太師
以陽律名官者謂其先言耳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太師
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陰呂陽律也謂同陰呂律陽律也釋文渚
字致閱者不明若改同陰律呂陽律轉不誤爲誤矣皮云此鄭據
古周禮說以易今尙書說之明證也此同字古書皆不以爲陰呂
漢書律麻志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上加
乃字則同謂齊等下言律度量衡無一語及同又云同律審度嘉
量平衡鈞權正準直繩亦不以同爲實義新莽量銘云改正建丑
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東觀漢記丁鴻上奏云協時月正日同斗
斛權衡使人不爭白虎通巡狩篇考禮義正法度同律麻叶時月
皆爲民也張衡東京賦同衡律而一軌量亦以同爲齊等之義蔡
邕明堂月令論云書曰歲二月同律度量衡仲春月令曰日夜分
則同度量鈞衡石魏封孔羨碑鈞衡石同度量皆不以同爲陰呂
一作乃同律度量衡者漢書律麻志引如此規蓋本夏侯書度
量衡詳修五禮五玉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修
律麻志修五禮五玉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修

玉偶傳以五禮爲吉四軍嘉本則說○修五禮五樂五玉者堯
紀及封禪書作修五禮五玉漢書郊祀志作修五禮五樂顏注五
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竽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也五樂尙書
作五玉今志亦有作五玉者五玉卽五瑞孫云大傳五玉作五樂
虞夏傳云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舞藝哉其歌聲比大謠
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哲陽儀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謚或曰其歌
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
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謠
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謠
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弘山
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陽曰縵縵齡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弘山
音四會鄭注上下有脫詞其說未聞大傳又云樂者人性之所自
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
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簇以爲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
五此五嶽之事也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與漢志
合是今文有五樂在五禮之下或卽五玉之異文陳云王制曰禮
樂制度衣服正之則其所據堯典亦有修五禮五樂之文足與漢
志相證明班書多用夏侯尙書禮記與夏侯尙書同一師承故昭
台也後人傳寫史漢或存五樂而去五玉或存五玉而去五樂此
志所以有作玉作樂之不同耳皮云今文有五樂字無疑然帛所
以薦玉下有有三帛無五玉則文義不完經文五樂五玉皆當有之
廣韻帛字注引大傳舜修五禮五玉三帛則又存五玉而去五樂
非大傳之舊也師古釋五樂之名必有所受蓋出服虔如淳諸人
舊注今文遺說也史記集解引馬云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又引鄭

云五玉卽五瑞也執之曰瑞陳列曰王

三帛二生一死贊

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

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王帛生死所以爲贊以見之○

三帛二生一死今文與古文同二生一作二牲贊古文也今文作爲摯一作爲贊古文一作摯僞傳云三帛纁玄黃者書疏云經言

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黃者孔時或有所據未知出何書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

未詳聞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尙書其言多同孔傳案僞傳言纁玄黃三色他無所見惟肅與之同此

又僞傳出肅之一證也二生羔雁本馬說○三帛者堯紀如此集解引馬云三孤所執也集解及公羊隱八年傳疏引鄭云帛所以

薦玉也必三者高陽氏後用赤纁高辛氏後用黑纁其餘諸侯皆用白纁周禮改之爲纁也案用纁詳見典瑞皮云虞時不聞有三

孤馬用古周禮孤執皮帛爲說非也通典五十五引尙書中候云高陽氏尙赤薦玉以赤纁高辛氏尙黑薦玉以黑纁陶唐氏尙白

薦玉以白纁鄭據爲說與大傳三統三正之義合當本今文家說禮檀弓疏云推鄭之意謂堯以十二月爲正尙白諸侯奉堯正朔

故曰其餘諸侯皆用白纁高辛氏以十二月爲正尙白諸侯奉堯正朔黑纁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尙赤故其後用赤纁少皞以十二月

爲正尙白黃帝以十二月爲正尙白伏義以上未聞禮緯含文嘉云天子三公媯以十二月爲正尙白伏義以上未聞禮緯含文嘉云天子三公

諸侯皆以三帛薦玉宋均注其殷禮三帛謂朱白蒼象三正其五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帛宋是鄭弟子而說不同先謙案書明言

三帛則宋謂五帝一色之帛非也○二生者堯紀如此白虎通朝

三帛則宋謂五帝一色之帛非也○二生者堯紀如此白虎通朝

三帛則宋謂五帝一色之帛非也○二生者堯紀如此白虎通朝

三帛則宋謂五帝一色之帛非也○二生者堯紀如此白虎通朝

聘篇同一作二牲者封禪書漢書郊祀志風俗通山澤篇續漢祭
祀志載光武封禪刻石文同孫云白虎通文質篇臣見君所以有
贊何贊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惴惴也公侯以玉為贊者取其
燥不輕溼不重公之德全卿以羔者取其羣不黨大夫以雁為贊
者取其飛成行列又云卿大夫贊古以麋鹿今以羔雁何古者質
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雁有行列也禮
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顧右贊執麋鈴離離明古以麋
鹿今以羔也據此知唐虞二生是麋鹿非羔雁史記集解引馬云
犖二生羔雁卿大夫所執○一死者堯紀如此白虎通文質篇士
以雉為贊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攝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集解
引馬云一死雉士所執說同○為犖者堯紀如此一作為贊者漢
書郊祀志如此史記正義引鄭云贊之言至所以自致也皮云封
禪書作贊無為字後人改之段云釋文贊本又作犖贊俗字定從
犖古文一作犖者說文犖下云至也从女執聲商書曰大命不犖
讀若犖同一曰虞書雉犖段云即堯典之一死犖也大命不犖字
之本義雉犖引申段借故引虞書在商書後中以讀若贊同一曰
隔之古文商書虞書皆不作犖而作犖者孔安國以今字讀之既
改從今字矣許存其壁中元字於說文猶鄭君注禮每云故書作
某古文如五器卒乃復卒終復還也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
作某也如五器卒乃復之三帛生死則否○如五器卒乃復今文
與古文同僞傳云五玉還之三帛生死則否本馬說○如五器卒
乃復者堯紀如此集解引馬云五器上五玉五玉禮終則還之二
帛以下不還也此以經文卒為終復為還玉公羊隱八年傳疏引
鄭云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贊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

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
皆去器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于文
祖矣以卒乃復爲巡守還歸孫云禽止三種而器有五蓋上中下
士三等器各異飾并羔雁之器爲五士相見禮云摯冬用雉夏用
鴈左頭奉之下大夫相見以雁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
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於面左頭如鷹執之是周禮不
用器也皮云馬鄭二注不同未知孰與今文義合鄭以藝祖爲文
祖與今文尙書禘祖異則鄭用古文說馬以卒爲禮終復爲還王
益用今文說也段云集韻如乃個切若也書曰如五器卒乃復鄭
康成讀案此讀今釋文不載蓋開寶中陳鄂等刪之丁度自據未
改釋文本也如字本有那音論語如之何卽柰之何也詩柔遠能
迓鄭箋能仰也仰字當亦音乃個反鄭不作音後人推以物相授
與之訓爲之凡釋文馬鄭音皆後人於解得音爲尙書者四人中
有鄭君後人所託江聲云鄭讀如爲笄鳥籠也大誤器以盛羔雁
雉相授謂器爲笄可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東岳南巡五
通如亦訓笄則復矣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古文也今文岳作嶽○岳
作嶽者大傳如此史記封禪書云南嶽衡山也孫云漢書郊祀志
用之或孔安國說地理志長沙國湘南縣衡山在東南今在湖南
衡州府西白虎通巡狩篇引大傳云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
嵩山也又云南爲霍山何霍之爲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
也論衡書虛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
以爲四嶽者四方之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
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此以霍山爲南嶽皆今文說爾雅釋山說

也郭璞注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議緯皆以霍山爲南嶽用今文說
神於此案緯書皆本今文漢武案古圖書遂復南嶽之舊非漢武
始以霍山爲南嶽也通典引三禮義宗云唐虞以衡山爲南嶽周
氏以霍山爲南嶽蓋傳寫互誤非崔靈恩之失周禮以衡山爲南
嶽唐虞南嶽卽是霍山也竊謂經言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舜都
平陽吉行五十里計一月可至霍山若至衡山遼遠且又涉江不
便以觀南方諸侯故歐陽夏侯等說爲霍山蓋本之伏生是以大
傳又有中祀霍山及奠南方霍山之文也皮云大傳中祀大交霍
山鄭注謂五月南巡守所祭是鄭從今文說說苑辨物篇五嶽者
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
山中嶽也說文嶽東岱南霍西華北恆中太室許叔重治古文其
言五嶽亦從今文說廣雅釋山岱宗謂之嵩高峻嶒謂之衡山以霍
山謂之太華常山謂之恆山外方謂之嵩高峻嶒謂之衡山以霍
山列泰華之閒而衡山別見於後則亦以霍山爲南嶽矣衡霍兩
山皆有二名古多謂霍爲衡後多謂衡爲霍史記黥布列傳九江
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淮南衡山列傳徙爲衡山王王江北皆
卽霍山始皇本紀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案
由淮水至南郡不過今之衡山衡山又在湘山南此云之衡山亦
卽霍山與淮水近然則封禪書之南嶽衡山亦是霍山非別用古
文說矣孫引郭注因識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攷詩書左傳疏皆無
此十字先謙案水經昔人以爲桑欽撰第四十卷禹貢山水澤地
所在篇乃古文尚書家相傳舊說與班志所引桑欽言及古文以
爲云云悉合欽治古文尚書則水經爲欽撰無疑其列衡霍二山

云霍山爲南嶽在廬江濡縣西南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是古文家不以衡山爲南嶽而屬之霍山與今文家說無異八月

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西岳華山初謂岱宗○八月西巡守至于

者大傳如此封禪書西嶽華山也初古文也今文岳作嶽○岳作嶽

何華之爲言積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穫也山水澤地篇華山爲西

嶽在宏農華陰縣西南明今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

古文同在今陝西華陰縣南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

北岳恆山○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今文並作如初據陸氏釋文王

作北岳作嶽如西禮○王肅稱用古文而與梅賾方興本同此又僞書

注本一作如西禮○朔作北岳作嶽者堯紀如此封禪書北嶽恆山

出肅之一證也○朔作北岳作嶽者堯紀如此封禪書北嶽恆山

也白虎通巡狩篇北嶽爲恆山者何恆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

有常也山水澤地篇恆山爲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今直隸

曲陽縣西北○今古文作如初者堯紀云五月上曲陽縣西北今直隸

待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此史公消約其文然據史記則此文作

如初無疑是今文作如初之證釋文如西禮方興本同馬本作如

初公羊隱八年傳疏引鄭云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

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段云陸用王注本作音義謂王本作如

西禮方興本亦然書疏本即方興本也據鄭注本文馬同先謙案

據此馬鄭本作如初是古文作如初之證段云何休公羊注引尚

書此下又有還至嵩如初禮封禪書於皆如岱宗之禮下亦云中

嶽嵩高也郊祀志同或云假令尚書元文無中嶽必不敢增竄余

謂史漢不言至中嶽但言中嶽嵩高也然則備五嶽之訓故而已

風俗通山澤篇中嶽者所居樹木不通焉可證今文古文
本皆無至于中嶽之文何補經文曰還至嵩如初禮蓋亦今文家
說而較封禪書郊祀志爲蛇足矣論衡書虛篇舜巡狩東至岱宗
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衡山不言中嶽亦可以證今文尙書本
無中嶽皮云嵩高王者所居惟於東周爲合唐虞都平陽蒲坂嵩
高豈王者所居應氏兼通今古文風俗通所云蓋用古文說而以
周制說虞制殊爲疏失先謙案何云還至嵩如初禮亦必指東周
言之唐虞都在今山西省不得於今河南省地言還也十一月至
北岳往返之後一歲告終必無還至平陽復往河南之事大傳云
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五嶽皆觸石而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朝
而雨天下以嵩高列五岳中白虎通巡狩篇中央爲嵩高者何嵩
言其高大也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
曰嵩高山皆與史漢合亦歸格于藝祖用特巡守四岳然後歸告
不言至中嶽足明何說非歸格于藝祖用特至文祖之廟藝文也
言祖則考著特一牛○歸格于藝祖用特古文也今文作歸假于
禰祖用特禰祖一作祖禰僞傳以藝祖爲文祖本鄭說○歸格于
禰祖用特者大傳如此禰祖一作祖禰者堯紀作歸至于祖禰廟
用特牛禮是禰祖一作祖禰格作至增廟字牛禮字以故訓明之
大傳又云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又云古者巡守以遷廟之
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於祖遂奉以載於齊車每舍奠焉然後就
舍反必告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白虎通巡狩篇
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尙書曰歸假于祖
禰三軍篇云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于祖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
親之義也尙書曰歸假于藝祖段不爲禰作藝祖及此篇上下公羊

隱八年傳注亦引尚書歸假于禰祖禮王制說苑修文篇後漢肅
宗紀安帝紀皆作祖禰皮云此傳本偶異而今文義不異故白虎
通引書一作禰祖一作祖禰也禮曾子問云天子諸侯將出造乎
禰義雖不備而與大傳白虎通說同禮記與夏侯尚書同一師承
班氏亦習夏侯尚書故白虎通兩引禮文大傳云以遷廟主行又
云以幣帛告于祖載于齊車者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故曾子問
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下即大傳所引白虎通
巡狩篇王者諸侯出必將主何示有所尊故孔子曰王者將出必
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示有尊也無遷主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
廟遂奉以出每舍奠焉蓋貴命也必以遷主者明廟不可空也較
大傳尤詳明大傳云告祖不云告禰蓋舉祖以賅禰釋文引馬云
藝禰也先謙案藝禰聲近通借馬用今文說詩我將疏及通典巡
守篇引鄭云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每歸用特者明祭一岳即歸
也如尚書王制之文所以不一岳之後而云歸者因明四岳禮同
使其文相次是以終巡狩之後乃始云歸耳案明堂義見上文祖
注段云續漢祭祀志劉昭注引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
書格于藝祖晉初皆治古文尚書故髦引作藝祖書疏云王制說
巡狩之禮云歸格于祖禰用特特者獨也故爲一牛徧告諸廟廟
用一牛故鄭彼注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各會朝于方岳之下
祖下及禰皆一牛也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凡四處故曰四朝將
說敷奏之事故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五載一
巡守今文與古文同一作五歲一巡狩羣后四朝今文與古文同
○五載一巡守者大傳如此封禪書作五載一巡狩郊祀志同皮
云白虎通四時篇有

所改作巡守篇所以不歲巡狩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疏也因
白虎通巡守篇所以不歲巡狩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疏也因
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載再閏天道大
備故五年一巡狩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風俗通山澤篇所以五
載一出者五載再閏天道大備公羊隱八年傳引逸禮云所以五年一巡守
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公羊隱八年傳引逸禮云所以五年一巡守
陟疏云書傳文又云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
視之詞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知四方之政而已疏
云堯典文陳云堯典無此文蓋皆出伏生堯典傳疏脫傳字耳○
羣后四朝者堯紀如此大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
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公羊桓元年傳諸侯時朝
乎天子何氏解詁云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
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
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尙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
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陳云禮王制疏引鄭孝經注云諸侯
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案鄭注孝經與注尙書異孝
經注益用今文尙書說故與何休說略同漢書藝文志載孝經后
氏說后氏爲夏侯始昌弟子與夏侯勝同師故孝經說有與尙書
說合者以其同一師授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
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
一盟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
古今異說是許君亦以五年一朝爲虞夏之制也但鄭孝經注與
何公羊傳注又同中有異鄭言四方諸侯分爲四部四年乃徧則
是巡守之年諸侯不朝於京師也據何云五年一朝者所重不僅

述職兼重在助祭京師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分四輩輩主一
其方以四時朝於方嶽之下而所分之第五部於是年亦分四輩
以四時朝于京師因助祭而述職故五年乃徧也若如鄭說止分
四部四年而徧則巡守之年四方諸侯無一來京師助祭者於大
典有缺是不如何說爲長釋文引馬云四面朝于方岳之下孫云
言諸侯因天子巡守四面來見於方岳之下不復來朝京師也釋
文又引鄭云四朝四年朝京師也史記集解及王制疏引鄭云巡
守之年諸侯見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
歲徧是也先謙案如何說諸侯分爲五部助祭京師天子巡守之
年仍有一部來朝助祭者巡守之年四時在外若諸侯既朝方嶽
復朝京師奔走守侯重爲煩擾所謂合天下之歡心以事先王者
疑不如是不如鄭說一年朝方嶽四年分朝京師爲允當也詩韓
奕疏引賈逵周禮說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觀秋或宗夏或遇冬
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王制諸侯初則不
禘禘則不當嘗則不烝烝則不約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
時祭魯語曹鬪曰先王制諸侯五年四王一相朝也注唐敷奏以
尚書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與鄭義同敷奏以
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
表顯其能用○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今文與古文同敷
一作傳僞傳明試以言云云誤解○敷奏以言者堯紀作徧告以
言以故訓代經告下告上也徧奏國政非書契所能罄故必以言
敷

後漢書卷之八
傳
左是今文獻

一作傳辭觀大傳鄭注云奏猶白公羊桓元年傳疏敷奏以言謂諸侯來朝之時偏奏以言語也○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者堯紀如此說文試下云用也从言試聲虞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者堯紀如此說文試下云用也从言試聲虞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者堯紀疏言明試以功者國功曰功謂明試以國事之功也言車服以庸者民功曰庸若欲賜車服之時以其治民之功高下也先謙案經謂巡狩之時諸侯畢見明顯試用者必以其治事之功錫予車服者必以其治民之庸合許書公羊疏觀之其義始明疏云明試以國事之功非也大傳云見諸侯問百年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削以流改衣服制度為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白虎通考黜篇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為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白虎通考黜篇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陸虎賁鐵鉞弓矢鉅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書曰明試以功車馬以庸後漢書章帝詔敷奏以言則文章可采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續漢書志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踰所以為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

肇十有二州

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肇十有二州今文與古文同

一作兆十有二州偽傳訓肇為始用馬鄭說○肇十有二州者堯紀如此一作兆十有二州者大傳云惟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與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濬川案虞傳以為巡守時事二句互相前後肇作兆今文說也鄭注祭者必封封亦禪也兆域

也爲營域以祭十有二州之分星也壇沈封兆皆因所宜爲之兆
十有二州在封十有二山之山下皮云兆肇古通用詩生民后稷肇
祀禮表記引作后稷兆祀元鳥肇域彼四海箋云肇當作兆小宗
伯兆五帝于四郊鄭注兆爲壇之營域說文兆下引周禮兆五帝
于四郊然則兆古文兆乃今文消借字肇乃今文通段字史記作
肇義當與大傳作兆不殊江云十二州蓋自古有之伏傳謂爲兆
域以祭分星於義允愜天有十二次爲十二州之分野天象見於
某次則灾祥見於某州是相繫屬者也史記集解引馬云禹平水
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
而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二州也釋地釋文引鄭云舜以青幽州新置
三州並舊爲十二州也蓋本漢書地理志冀北創并部之名燕齊
起幽營之號此或古文以肇十有二州居上或後人據馬鄭注移
易其文皆未可知皮云地理志云堯遺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
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治九州又谷永傳永對曰堯遺
洪水之灾天下分絕爲十二州王莽傳堯典十二州後定爲九州
據今文家說十二州之分因洪水之故蓋州本水中可居之名洪
水橫流天下分絕水中可居者十有二處因分爲十二州水土既
平更制九州西漢今文無分九州爲十二州之說若如馬鄭之義
以分十二州在平水土置九州後則分九爲十二又合十二爲九
紛紛更置封十有二山濬川州之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之以爲其
不太煩乎封十有二山濬川州之鎮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封
十有二山濬川今文與古文同一無封十有二山句○封十有二
山者太傳如此規矩生於方也

山青州沂山兗州岱山雍州嶽山幽州醫無閭冀州霍山并州昭
餘祁凡九山唐虞十有二州則山鎮當十有二無文可知一無封
十有二山句者堯紀如此○濬川者堯紀作決川濬決故訓字集
解引鄭云更爲之定界濬水害也更爲定界指肇十有二州言孫
云說文濬下云深通川也或作濬古文作濬周語爲川者決之使
導
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象以典刑今文與古
常也大傳云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堯紀如此象者畫象也釋詁典
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反
於禮又云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皁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臍者以墨
幪其臍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周禮疏引孝經緯云三皇
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蒙赭衣雜屨中罪赭衣
雜屨下罪雜屨而已公羊襄二十九年傳注引孔子曰五帝畫象
世順機徐疏以爲孝經說云畫猶設也其象刑者卽唐傳云唐虞
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注云純緣也時人尙德義犯刑者但易之
衣服自爲大恥中刑雜屨屨履也下刑墨幪幪巾也使不得冠簪
周禮罷民亦然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以居州
里而民恥之是也白虎通五刑篇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
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臍者以墨蒙其臍處而畫之
犯宮者履雜屨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史記孝文帝紀蓋聞有虞氏
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僂而民不犯漢書武帝紀朕聞昔在唐
虞畫象而民不犯元帝紀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楊雄廷尉箴
唐虞象刑天民是全論衡儒增篇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

下太平一人不刑風俗通云五帝畫象三王肉刑又云詳案尙書
夏禹始作肉刑周禮司圖注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
三國志魏明帝詔云有虞氏畫象而民勿犯皆今文說也今文說
以象刑爲畫象其義甚古荀子云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嬰
共艾畢菲紉履殺豬衣而不純墨子云畫衣冠而民不犯慎子云
有虞氏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劓以艾韠當宮
布衣無領當大辟皆與今文義合大傳言刑無宮蓋有闕佚又上
刑當云赭衣不純墨蒙雜屨中刑墨蒙雜屨下刑墨蒙乃與鄭注
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義合據鄭注則今本大傳有闕文
觀孝經緯可見孝經緯言下罪雜屨大傳言下刑墨蒙則所傳之
異也史記集解引馬云言咎繇制五常之刑無犯之者但有其象
無其人也孫云時皋陶未制刑疑是皋陶謨方施象刑之注裴誤
附於此大司徒職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注鄭司農云任
刑三曰不嫺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注鄭司農云任
謂朋友是此八刑之立因五常而設疑卽馬義白虎通五刑篇五
刑者五常之鞭策也馬以典爲常言無犯之惟有畫衣冠之象耳
流宥五刑同○流宥五刑者堯紀如此大傳云決關梁踰城郭而
略盜者其刑額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
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
之辭者其刑墨降叛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五刑少昊時
九黎之君苗民所作呂刑謂之五虐之刑此五刑之條目飾其象
以待犯者而已又以流放及三宥之法宥之故大傳稱唐虞象刑
而民不讎地也

則五刑之制流宥五刑者流放之人又畫五刑以別異之如王制云屏之遠
方終身不齒而玉藻有元冠綰武不齒之服也釋文引馬云宥三
宥也史記集解引馬云流放宥寬也一日幼少二曰老耄三曰憲
愚五刑墨劓剕宮大辟司刑疏引鄭云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正刑
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
史記正義引鄭云三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也孫云司
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馬以三赦為三宥亦見司刺職廣雅釋言宥赦也可通鄭說九刑
左文十八年傳在九刑不忘是也案昭六年傳又云周有亂政而
作九刑不應以說唐虞**鞭作官刑**以鞭為治官事之刑○鞭作官
象刑之制鄭氏失之**鞭作官刑**今文與古文同僞傳本馬說
○鞭作官刑者堯紀如此後漢肅宗紀詔引書曰鞭作官刑三國
志魏明帝紀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史記集解引馬云為
辨治官事者為刑孫云魯語薄刑用鞭扑注**扑作教刑**扑復楚也
鞭官刑案庶人在官有祿者過則加之鞭笞**扑作教刑**不勤道業
則撻之○扑作教刑今文與古文同僞傳本鄭說○扑作教刑者
堯紀如此鄉射禮注引書曰扑作教刑段云扑支之隸變手與又
同從木作朴非史記集解引鄭云扑復楚也扑為教官為刑者孫
云學記榎楚二物收其威也注榎栻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扑撻犯
禮者案犯禮是不率**金作贖刑**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
敎故云為敎官為刑**金作贖刑**金作贖刑今文與古文同僞傳本
馬說○金作贖刑者堯紀如此潛夫論述赦篇金作贖刑赦過清
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國語韋昭注小罪不

入于五刑者以金贖之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史記集解引
馬云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孫云黃金者
本漢法說經也功謂事如過失殺人之類然贖罪則死刑亦可贖
固不止如馬所說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注引此經
文案金可用以鑄兵淮南汜論訓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
有重罪者出犀角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作一束
箭是赤金可鑄兵非黃金書疏引鄭駁異義云贖死罪千鎰六
兩大半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
為價相依附是**書災肆赦怙終賊刑**有書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
古贖罪皆用銅**書災肆赦怙終賊刑**有書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
刑殺之○**書災肆赦**怙終賊刑今文與古文同古文一作**書裁過**
赦○**書災肆赦**者後漢陳寵傳寵疏云故唐堯著典**書災肆赦**孫
云左莊二十五年傳云非日月之**書**不鼓注**書**猶災也是日月之
食謂之**書**乾象通鑑七引尚書緯云當赦不赦月為之食是今文
有說此**書**災為月食者開元占經引石氏云若月行疾則君刑緩
行遲則君刑急故人君月有變則省刑書曰**書災肆赦**古文一作
書裁過赦者堯紀如此史公堯典用古文說又其一也集解引鄭
云**書裁**為人作患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孫云說文裁籀文
作災肆作過者古文異字以**書**災為作患者康誥云乃有大罪
非終乃惟**書**災時乃不可殺鄭用此義以**書**為患災為害也鄭本
肆亦作過故隨文解之穀梁莊二十二年經肆大**書**傳云肆失也
書災也注云易稱赦過宥罪書稱**書**災肆赦經稱肆大**書**皆放赦
罪人如其說則肆當讀如肆大**書**之肆釋文本作佚謂縱佚之也
左傳杜注云肆緩也緩即寬宥之意漢魏諸儒堅持赦非善政之

說佛此經... 若遇淫刑之時賴有赦以補救天災人怨未可執偏見也○怙終
賊刑者堯紀如此孝經援神契云刑者側也過出罪施側爲著也
行刑者所以著人身體過誤者出之實罪者施刑是以尙書云眚
災肆赦怙終賊刑大傳云不赦有過謂之賊呂覽高注賊殺也經
云怙終賊刑言有所恃而終不改過者如賊殺人之刑不赦之也
史記集解引徐廣云終一作眾又引鄭云怙其姦邪終身以爲殘
賊則用刑之孫云鄭以賊屬怙終解疑非此有虞氏之施刑雖不
赦亦衣之畫象而已先謙案五刑之設在唐虞前堯舜時爲非者
少刑措不用偶有犯者設爲畫象以示恥辱然禁令之出必不可
廢果有怙終爲惡者仍在所必刑若如孫說廢刑不用雖不赦但
施畫象豈足以治天下殊失虞廷欽恤之指終眾古書多借用孫
云言恃眾爲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舜陳典刑之義敕天下使敬
亂望文生義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之憂欲得中○欽哉欽哉惟刑之
刑之恤哉今文與古文同恤一作卹一作謚○欽哉欽哉惟刑之
恤哉者漢書刑法志成帝詔曰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陳云儒林
傳言鄭寬中習小夏侯尙書以博士授成帝經是作恤者小夏侯
之本也皮云蔡邕文烈侯楊公碑云惟刑之恤恤一作卹者潘岳
藉田賦欽哉欽哉惟穀之卹李注引尙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卹
哉說文引書無恙于卹字皆從卹說文卹憂也恤憂也二字音義
皆同恤一作謚者堯紀作惟刑之靜哉集解引徐廣云今文云惟
刑之謚哉爾雅曰謚靜也索隱案古文作恤哉且今文是伏生口
誦卹謚聲近遂作謚也段云史記作靜以故訓代使讀者易通謚
訓靜故易爲靜也古文作卹亦靜愼之意周頌譏以謚我春秋傳

引作何以恤我今毛詩作假以溢我釋詁必神溢慎也又云氣謚
慎貉謚顓頊密寧靜也卽恤謚假借字皆謂慎靜又云匡謬正俗
云古文尙書作惟今文尙書作維此據漢石經拓本在祕書府者
言洪造隸釋石經尙書殘碑雜字入見皆從糸也先謙案顏據所
見今古文本言之但以惟維爲今
流共工于幽州 象恭滔天足以
古文之分亦有不盡然者詳禹貢
幽州北裔水中可居者曰州○流共工于幽州今古文洲作州一
作幽陵一作幽都僞傳幽州北裔本馬說○今古文洲作州者孟
子萬章篇大戴禮淮南子及射義注左文十八年傳疏引經皆作
流共工于幽州漢書王莽傳流桀于幽州是今文作幽州段云古
文本作洲衙包以俗字改也一作幽陵者引見下一作幽都者後
漢侯霸傳光武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是今文或作幽都
與莊子在宥篇合史記集解引馬云幽陵北裔正義括地志云
故襄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
驩兜于崇山 也今文驩作讎崇山南裔○放驩兜于崇山古文
堯紀如此史記集解引馬云崇山南裔也孫云御覽四十九引盛
宏之荊州記曰書云放驩兜于崇山崇山在澄陽縣南七十五里
竄三苗于三危 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饗饗三危西裔
○竄三苗于三危今文與古文同僞傳三苗國名
云云本馬說○竄三苗于三危者堯紀如此竄作遷故訓字釋文
三苗馬云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饗饗也史記集解引馬
云三危西裔也後漢西羌傳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
是地也

說文：竄，字今音七亂切。古音七外切。竄，音與竄同。孟子：萬章篇：「作殺殺，非殺戮，即竄之段借字也。」竄，讀如鍛。左昭元年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釋文：「蔡說文作繫，按說文：『繫，繫散之也。』私列桑制二切，經典竄蔡殺繫四字。」
殛餘于羽山：方命圯族，績用不成，殛竄。同音通用，皆謂放流之。
 之體：羽山東裔在海中。○殛餘于羽山：今文與古文同。殛與流放竄同義，非誅殺也。偽孔不明殛義，並竄放流，皆訓誅矣。羽山東裔，本馬說：「殛餘于羽山者，堯紀云：『謹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師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餘治鴻水，堯以爲不可，嶽彊請試之。言於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謹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餘於羽山，以變東夷。集解引徐廣云：『變一作殛。』又引馬云：『殛誅也。』羽山東裔也。索隱：『變謂變其形及衣服。』同於夷狄也。徐云：『作變變和也。』皮云：『大戴禮亦作以變與。』史記同。謂流四凶於四夷，使變夷狄之俗，同於中國。蓋用夏變夷，非如索隱說用夷變夏，使同於夷狄也。一作變，謂使四凶變和夷狄，班固西都賦：「北變丁令，其所據史記：『蓋作變四凶，皆有過人之才，故使變和夷狄之俗。』先謙案：論衡：『挾國篇共工之行靖，言庸回謹兜私之稱，薦於堯三苗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國。』餘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放流死於不毛，漢書刑法志：「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餘，然後天下服。」鮑宣傳：「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劉向傳：『故舜有四放之罰，息夫躬傳：『贊書放四罪，後漢楊震傳：『四凶流放，天下咸服。』是殛亦放也。夏本紀：『舜

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縣之治水無狀乃殛餘於羽山以
死是因殛而死殛非死刑楚詞天問永遇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王逸注言堯長放餘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鄭
志荅趙商云餘非誅死餘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禹乃其子
也以有聖功故堯與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
大宰職入柄廢以馭其罪鄭注廢猶放也舜殛餘于羽山是也是
今古文說並以殛爲放蓋殛之爲言極也投之極邊之地故謂之
殛殛極音義並同洪範殛死本亦作極死爾雅殛誅也馬注本之
說文殛殊也殊當爲誅之誤字誅訓責疑謂罪責而放殛之漢書
地理志東海郡祝其縣禹貢羽山在南餘所殛山在今山東郯城
縣東北七十里四罪而天下咸服敘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
江南贛榆縣界四罪而天下咸服敘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
所行於此摠見之○四罪而天下咸服敘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
天下咸服者堯紀如此罪作皋說文皋下云犯法也秦以皋似皇
字改爲罪四凶族見左文十八年傳書疏云鄭具引傳文乃云命
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爲渾敦也共工爲窮奇也餘爲檮杌也而三
苗爲養餐亦可知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
老臣不忍刑之王肅難云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餘爲無功殛
之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以使父致殛舜
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先謙
案鄭謂流殛在治水功成後蓋古文說夏紀云舜攝政巡狩見餘
治水無狀請於堯而殛之則見是殛餘在禹治水功成前今文說
是二十有八載帝乃殛落殛落死也堯年十六卽位七十載求禪

古文作放勳僞孔改帝今文殂落作徂落古文無落字僞傳堯年
 十六卽位不實說見前○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者堯紀云堯立
 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崩本尙書爲說不言堯年正義引皇甫謐云堯卽
 位九十八年通舜攝二十八年也凡年百一十七歲案論衡氣壽
 篇不記堯年堯年堯攝二十八年也凡年百一十七歲案論衡氣壽
 文殂落作徂落者孟子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趙岐
 注放勳堯名徂落死也春秋繁露五十二御覽八十四引五經通
 義作放勳御覽八十引帝王世紀作放勳古文無落字者說文殂
 下云徂死也虞書曰放勳乃殂殂殂殂殂殂殂殂殂殂殂殂殂
 文志攷引漢儒所用異字同殂殂殂殂殂殂殂殂殂殂殂殂殂
 慎皇甫謐用古文蓋古文作放勳今文作放勳皆不作帝段云自
 僞傳不以放勳爲堯名而云堯放上古之功化則放勳乃殂不可
 通於是方輿傳會易爲帝字推見至隱其在斯乎說文無落字當
 是古文尙書繁露白虎通有落字則同今文方輿本僞古文有落
 字未可爲據王莽傳師古注引虞書放勳乃徂徂無落字當是馬
 鄭王古文本或問爾雅殂落死也爾雅古文之學何以同今文曰
 殂落死也無妨殂字落字各自爲句於古文亦無不合李巡乃後
 漢中黃門必治今文尙書者故注云殂落堯死之稱而郭璞因之
 耳二十唐石經作廿皮云中候考靈耀皆作放勳緯書多同今文
 是今文作勳亦或作勛也孟子爾雅論衡皆作徂漢涼州刺史魏
 元丕碑徂落不留祝長嚴訢碑顧實徂落劉
 歆遂初賦幾不免乎徂落皆今文作徂之證
 百姓如喪考妣
 考妣父母

言百官感德思慕○百姓如喪考妣今文與古文同○百姓如喪
考妣者堯紀作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以故訓代經江云四海乃謂
民閒則百姓是羣臣白虎通崩薨篇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喪
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死稱喪何孝子不忍言孟子趙岐注如
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遇絕密靜也八音金

夷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恩化所及者遠○三載四海遏

密入音今文與古文同載一作年遇一作闕僞傳訓四海為四夷

非說見下○三載者白虎通四時篇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

成者以紀氣物帝王共之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二

帝言載三王言年尚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

闇三年謂三王也白虎通用今文引書作載又崔瑗和帝誄曰三

載四海遏密八音亦用今文載一作年者堯紀云三年四方莫舉

樂以思堯以故訓代經孟子引經作三年春秋繁露煖燠孰多篇

堯視民如子民視堯如母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

如喪考妣三年三年陽氣厭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木名也○

四海遏密八音者孟子趙岐注遏止也密無聲也入音不作哀思
甚也三國志魏明帝詔曰昔放勳殂落四海如喪考妣遏密八音
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遇一作闕者春秋繁露五十二引作闕
密八音八音者白虎通禮樂篇樂記曰土曰填竹曰管皮曰鼓匏
曰笙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敔此謂八音也孫云填作於
周時唐虞八音蓋鼓兼皮土二音箏章掌土鼓注杜子春云土鼓
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周語單穆公言八音以瓦易土知白
虎通所說八音非也史記集解引建武云堯家在齊陰城陽今

山東通志卷之四十四
卽訓百官江說以四海爲民閒是也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正月正

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卽位故復至文祖廟告○月正

元日今文無徵舜格于文祖今文與古文同○月正元日者孫云

舜改建子之月爲正也釋詁元始也說見上正月上帝王世紀

云堯崩三年喪畢以仲冬甲子月次于畢始卽眞以土承火色尙

黃皮云皇甫謐知爲仲冬月者詩緯推度災言有虞以十一月爲

正時舜以改正故以夏之仲冬月爲月正也漢書王莽傳首冠以

戊子爲元日顏注元善也薛綜東京賦注引作正月元日蓋誤倒

非今文異文○舜格于文祖者史記舜本紀舜得舉用事二十年

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於是

舜乃至于文祖格至故訓字孫云孝經援神契曰明堂有五室天

子每於其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案此知舜

畢堯喪至于文祖是宗祀堯于明堂以赤帝配也江云下文命官

授職是明詢于四岳闢四門門未開者廣致眾賢○詢于四岳古

堂之事文也今文岳作嶽闢四門今文與古文同闢一作闢○岳

作嶽者舜紀作謀干四嶽岳嶽今古文之異詢謀故訓字○闢四

門者大傳云帝猶反側晨興闢四門來仁賢漢書王莽傳後漢申

屠剛傳鄧壽傳班昭傳潛夫論明闇篇風俗通十反篇引皆作闢

四門說文闢下云開也闢一作辟者舜紀如此漢書梅福傳福上

書云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

四目也一作闢者說文闢下云虞書曰闢四門從門艸段云下古

文闢字從門艸會意艸引也普班切所引虞書壁中故書也書序

馬本東郊不開此可證壁中闕皆作闕孔安國以明四目達四聰

今文讀之改爲闕而柴誓序則好古所畱遺者

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明四目達四聰古文也今文達

作通一作開四聰一作開四窗○明四目達四聰者舜紀作明通

四方耳目以詰訓代經達一作通者韓詩外傳云故牧者所以開

四目通四聰王莽傳崔發等曰虞帝闕四門通四聰潛夫論明暗

篇夫堯舜之治闕四門明四目通四聰羣書考索難疑是以天下

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共繇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皮

云晁錯傳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亦用此經義說苑君道篇引

作達蓋後人用古文改之一作開四聰魯不傳陛下既廣納謬謬

傳何敞疏曰臣聞聖王闕四門開四聰魯不傳陛下既廣納謬謬

以開四聰班昭傳陸唐虞之政闕四門而開四聰風俗通十反篇

蓋人君者開門開窗號咷博求左文十八年傳杜預注闕四門達

四窗人君難建後以賓禮眾賢是其證段云窗者窗之俗體蓋尚書

本作函窗之或字聰又函之同音字作函而或如字或讀爲聰猶

之台可讀爲怡尼可讀爲昵庸可讀爲鏞也作窗正合惠氏棟明

堂之說陳云尚書釋文無聰字音義亦不言馬鄭本同異則古文

作聰可知史記言明通四方耳目則歐陽尚書作聰可知然則作

窗者大小夏侯尚書之文何敞班昭以闕門開窗彙舉蓋亦讀聰

爲窗與俞樾云釋名聰聰也於內窺外爲聰明也聰聰聲近義通

闕四門所以明四目也達四窗所以達四聰也門與目聲義隔故

兩言之聰與聰聲義通故一言之古明堂制四旁爲兩夾兩夾皆

有窗故曰四旁兩夾窗白盛四窗卽四旁之窗

也四窗在前故以爲窗

容十有二牧曰食

哉惟時

今文與古文同曰食哉惟時今文無徵據史公說咨十有二牧

二牧下是論帝德語僞傳訓為重民食敬授時謬○咨十有二牧

者白虎通封公侯篇唐虞謂之牧者何尚質使大夫往來牧諸侯

故謂之牧旁立三人辨防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

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韓詩外傳云王者必立牧方三

人者何所以使窺遠牧眾也說苑君道篇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

方之民漢書朱博傳何武翟方進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書

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百官公卿表敘引十有二

牧應劭注牧州牧也陳云禮王制州有伯鄭彼注云殷之州長曰

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是知此牧即州伯十有二牧十有二州之伯

也鄭說與何應同皆用今文說皮云白虎通亦用今文說而其義

不同使大夫牧諸侯蓋本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于方伯

之國國三入之義不如何應說長大傳云維元祀巡狩四嶽八伯

疑四嶽外更置八伯蓋四方每方立一嶽每方又立二伯以佐嶽

如周制一州立一侯一州又立二伯以佐侯之比四嶽八伯合之

即十二牧胡益之以為四嶽寓於十二牧其說近是鄭云四嶽死

乃分置八伯胡益之與大傳不合史記數二十二牧其功與十二

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共十人後又歷舉其功與十二牧之功則

以十人合十二牧為二十二人可知伏生史公今文家說當如是也○曰

食哉惟時者舜紀云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

服此句曰下是論帝德意孫云方言食勸也廣雅釋詁同爾雅釋

詁食僞也案僞即為也言勸使有為魏志華陀傳陀恃能厭食事

言厭爲事也惟時下屬爲句皮云食哉疑是欽哉因偏旁形似缺
勉哉惟是猶言惟是勉哉與下文惟時懋哉同義文係倒裝上柔
文女于時史記釋爲于是妻之句法正同本文可通不勞改字
遠能邇惇德允元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柔遠能邇惇德允元
今文與古文同○柔遠能邇者漢書百官公卿表敘引如此說苑
君道篇十二牧方三人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
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皮云安遠親近即柔遠能邇也今文說以
柔遠與能邇相對漢督郵班碑作柔遠而邇亦今文也漢碑柔多
作柔能而古通用孫云能讀爲而而如也言安遠國如其近者說
苑以親訓能孟子趙岐注親愛也漢書師古注能善也義相近詩
民勞柔遠能邇釋文引鄭云能恣也箋云能猶側也安遠方之國
順如其近者即如字呂覽高注恣從也則此恣當謂順從其意
○惇德允元者漢官儀靈帝策書云司徒胡廣惇德允元是其證
案謂帝當厚德信善也舜紀總之曰行厚德惇厚允信釋詁文
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皆相率而來服○而難任人蠻夷率服今夷
與古文同率一作帥○而難任人者舜紀云遠倭人以故訓代經
孫云釋詁阻難也阻有遠意任人者段云咎繇謨作王釋詁任王
侯也論語色厲而內荏皇氏義疏引江熙曰古聖難於荏人江所
據尙書作荏字○蠻夷率服者舜紀如此率一作帥者漢書景武
昭宣元成功臣表敘曰昔書稱蠻夷帥服許其慕諸夏也孫云舜
時卽位歲明堂布幣萬國咸賓

服皆明堂布政之訓先謙案經文咨十有二牧以下史記正義云舜命十二牧論帝堯之德江孫諸儒從之大誤史記云論帝德者言君德當如是則遠人服與下踐帝位之帝同義至經下熙帝之載帝指堯言史公易爲美堯之事以彼帝讓堯則知此帝非謂堯矣舜與岳牧稱美堯德情理固然但案上下文義不合故知非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羣臣有能以別堯○舜曰咨四岳古文也今文岳作嶽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今文與古文同○岳作嶽者舜紀作舜謂四嶽曰岳嶽今古文之異此處首言舜曰以下乃言帝曰以別於前文之帝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者舜紀作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以故訓代經集解引馬云奮明庸功也書疏引鄭云載行也孫云經文庶績咸熙漢書律厯志作眾功皆美是熙爲美也明勉也謂奮勉周書謚法解載事也國語韋昭注載行也案**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亮信惠順也廣雅釋詁奮進也奮庸言進用

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古文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古文也今文宅當爲度○宅爲度者說見前舜紀作使居官相事夏本紀云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以居官訓度百揆皮云史公不以百揆爲官名孫云經文納于百揆史公百揆亦作百官亮采爲相事者孫云釋詁亮相導也亮相義同采事釋詁文**僉曰伯禹**
釋言惠順也易九家注疇類也言居官相事順其疇類

作司空
四岳同辭而對禹代鯀爲宗伯入爲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僉曰伯禹作司空今文與古文同○僉

曰伯禹作司空者舜紀作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下四字足
經意也風俗通皇霸篇引經曰僉曰伯禹大傳云天子三公一曰
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溝瀆雍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
空白虎通封公侯篇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又云司空主
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尙主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北堂書鈔五十
引五經異義今尙書夏侯歐陽說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
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皮云史公
不以百揆爲官名云爲司空卽可美帝功非謂由司空遷百揆始
可美帝功也尙書刑德放云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地象圖
故堯以爲司空說苑鹽鐵論潛夫論論衡吳越春秋皆云禹爲司
空不云禹爲百揆是今文家說無以百揆爲官名者周禮疏序引
鄭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
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
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孫云周禮司空主事
故共工屬司空若山虞澤虞皆屬司徒鄭以虞與共工並言者以
禹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則禹實兼虞而益佐之案馬氏注前
堯舜俱以爲諡引諡法文則此當有禹諡也受禪成功曰禹蓋脫
文今本諡法亦爲後人刪落經稱伯禹蓋禹此時已爵爲伯皮云
古天子止有三公不得於三公之上更**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
立一百揆之官鄭勅異說卽僞孔所本**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
時懋哉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
○帝曰俞咨禹古文也今文俞咨當作咨俞汝平水土惟
時懋哉今文也古文惟時作時惟僞孔號稱古文反從今文違謬
顯然

舜紀作禹平水土維是維時是故訓字今文如此古文惟時懋哉者
時惟者說文懋下云勉也虞書曰時惟懋哉大小徐本及玉篇同
是古文作時惟與今文維時異釋文懋音茂馬云美也段云古茂
懋通用茂義近美故馬云美也釋故茂勉也董仲舒對策爾雅郭
璞注皆引書茂哉茂哉董用今文郭用古文則今古文皆一作茂
可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居稷官者棄也契皋陶二臣名稽
暨皋陶今文與古文同○禹拜稽首者舜紀如此段云稽者詣之
借字○讓于稷契暨皋陶者舜紀如此段云稽者詣之
云眾與詞也从承自聲虞書曰泉咎繇察下云古文泉段云蕭該
漢書音義云泉尚書音巨泣反可證六朝時尚書作泉今本作暨
蓋衛包本音義無泉開寶時刪之稷者書疏云棄也引鄭云時天
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劉云稷不稱棄者周史以諱改之
契者說文契下云契高辛氏之子堯司徒殷之先人契聲別無
他義蓋壁中尚書正作契也禹下云讀與契同可知漢人通用契
人所共曉不知何時遺去人旁借用書契契乃高辛氏八元之一
班書人表不得主名故既舉八元復舉禹禹者契之借字許書云
讀與契同謂其音同非謂字同竊下云禹古文契此淺人妄增非
許語也釋文於孔序云皋本又作咎陶本又作繇攷自來古文尚
書有作皋陶者有作咎繇者是以顏注漢書引尚書皆作咎
繇李注文選皆作皋陶說文引虞書作咎繇則壁中原本也帝曰
俞汝往哉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勅使往宅百揆○帝曰俞汝
往哉今文與古文同僞傳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本鄭

說○帝曰俞汝往哉者舜紀作舜曰然往矣夏本紀作女其往視
爾事矣集解引鄭云然其舉得其人汝往居此官不聽其所讓也
案夏本紀序舜命在治水也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阻
前禹奉帝命遂往治水也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阻
播布也眾人之難在於饑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
以勉之○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阻
祖飢汝后稷僞古文也今古文皆當作汝居稷播時百穀今文與
古文同○今文作祖飢汝后稷播時百穀今文與
以故訓代經周本紀同集解引徐廣曰今文尙書作祖饑祖始也
漢書食貨志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飢是爲政首孟康注祖始也黎
民始飢命棄爲稷官也古文言阻詩釋文引馬注尙書作祖云始
也是馬用今文詩思文疏引鄭云阻讀曰阻阻也段云阻非難
識之字蓋壁中故書作祖故鄭云阻讀曰阻阻也學人改經文
作阻則注不可通乃又倒之云阻讀曰祖經書中此類甚多古文
作祖鄭讀爲阻此正如昧谷壁中作祖谷鄭讀爲昧也古且與祖
音義同且薦也祖所以薦肉也孔壁伏壁疑本作且伏讀且爲祖
訓始孔安國本或通以今字作祖而說者仍依今文讀爲祖訓始
馬注是也鄭意以九載績墮黎民久飢不得云始故讀作阻而訓
爲厄方興徑用鄭說易經字作阻不作祖亦如僞孔用鄭說易經
文作昧谷不作耶谷釋文本簡略且開寶改竄之後原委尤不可
攷矣蘇州袁廷構藏宋本毛詩正義引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
本七經攷文合○汝后稷當作汝居稷者居稷與下作司徒作士
相對爲文舜紀后誤字周本紀作爾后稷皆後人改之江云列女
康母姜源傳堯使康居稷

居稷論衡初稟篇棄事堯爲司馬居稷官故爲后稷鄭注亦云汝
居稷官所見是今古文家引經皆作汝居稷又鄭箋詩閟宮云后
稷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據此尙書作汝居稷於義爲長正義
云單名爲稷尊而君之稱爲后稷非官稱后也此亦強說舜命其
臣不當從尊稱疑作后直是誤字后與居形似又經傳多言后稷
故因而致誤史記周本紀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
封棄于郃號曰后稷據史公號曰后稷之文則上文爾后稷之后
亦當本是居字蓋因帝使居稷故號曰后稷也若上文爾后稷
下云號曰后稷不亦贅乎以此推之則五帝紀之汝后稷亦當爲
汝居稷國語昔我先王世后稷世后稷不詞亦當是汝后稷亦當爲
傳云世世居稷此世居稷之明證也作后者皆淺人所改○播時
百穀者舜紀如此周本紀同集解引鄭云始者皆淺人所改○播時
飢汝居稷官種蒔土穀以救活之段云說文蒔下云更別種也周
頌箋后稷播種百穀殖植古通用亦卽易時作蒔之意也呂刑稷
降播種百穀殖嘉穀祭法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周棄繼之鄭語周棄
能播殖百穀藟以衣食民人者也韋注殖長也先謙案周本紀
紀堯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舜既命棄遂封於郃帝曰
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謂五常遜順也○帝曰契百姓不親
文遜一作遜○遜作馴一作訓者舜紀作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
不馴殷本紀作不訓皆今文也集解引鄭云五品父母兄弟子也
索隱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孫云鄭語史伯曰商契能
合和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注云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

孝也先謙案與上五典義同大傳云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
司徒又曰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皮云孝經援
神契五更者訓於五品漢書霍光傳五品以訓韋賢傳韋玄成自
劾責詩曰五品以訓王莽傳五品乃訓漢紀云契作司徒訓五品
後漢鄧禹傳拜大司徒策云五品不訓劉愷傳陳忠疏云訓五品
品周舉傳五品不訓陳蕃傳齊七政訓五典謝夷吾傳班固薦夷
吾云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蔡邕獨斷云兄事五更者訓十五品
也胡公碑云訓五品於司徒又云訓五品於羣黎太尉楊公碑將
訓品物潛夫論五德志篇契為堯司徒職親百姓黎太尉楊公碑將
注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皆用今文尚書說苑貴德篇引作五品
不遜劉向用今文亦當作訓後人據古文尚書改之古文遜一作
遜者說文遜下云順也从心孫聲唐書曰五品不遜段云案遜訓
通今本作遜末審衛包所改抑衛包前已然禮緇衣恭以泣之則
民有孫心毛氏居正所見本孫心二字有作遜一字者漢魏人書
內開有遜字人狂不遜歸云小學記不陵節而施之謂遜說苑作
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遜馴皆順也今文作訓訓通作馴非教訓
之謂鄭注詩禮用今文尚書絕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布五常
少惟地官序官注訓五品一見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之教務
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二字○汝作司徒
者舜紀作汝為司徒殷本紀同作為故訓字白虎通引別名記曰
司徒典名又曰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眾也重民眾○敬敷
五教者後漢鄧禹傳後漢紀三十引書可證一敬上多而字者舜
紀如此殷本紀則無傳禹傳後漢紀三十引書可證一敬上多而字者舜

傳者漢孔宙碑云祇傳五教三家今文異字也本亦有而字敷一作

之教○在上當重五教二字者殷本紀重二字舜紀奪文蓋古人

重字輒於字下加二後人誤刪之後漢明帝紀和帝紀鄧禹傳大

司徒策文王暢傳寇榮傳續漢志注引夏勤策文順帝紀注贊帝

紀注詩尚頌譜後漢紀三十引書皆重五教二字唐石經五教下

疊二字尚可辨是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夏華夏

今古文並有之殺人口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言無教所致○帝曰皋陶蠻夷猾

夏寇賊姦宄今文與古文同姦一作奸宄一作軌○帝曰皋陶蠻夷

夷猾夏者舜紀如此帝作舜白虎通禮樂篇何以名為蠻夷曰聖

人本不治外國非為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因其短

而為之制名也夷者傳夷無禮義蠻者執心違邪風俗通云東方

曰夷東方仁好生萬物無觸地而生夷者觚也南方曰蠻蠻臣同

川而浴極為簡慢蠻者慢也今文家說蠻夷如此皮云漢書刑法

食貨志王莽匈奴傳後漢馮緄傳皆作猾大傳潛夫論志氏族篇

並引作滑法言孝至篇宗夷滑夏是今文作猾亦作滑史記酷吏

傳滑賊任威漢書作猾益篆體从水从犬之字偏旁相似而誤集

解引鄭云猾夏侵亂中國也俞樾云孔宙碑是時東嶽黔首猾夏

不寧東嶽黔首亦華夏之人而云猾夏不可通疑猾夏尚有別解

說文夏中國之人也从夂从頁从日兩手夂兩足也此說難通

豈中國人有首手足而外國無之乎抑豈中國所以為中國止以

有首手足乎說文夔貪獸也又曰母猴从人从頁已止夂其手足

然則夏夔二字意同而一以為中國人一以為貪獸何與愚意夔

从手則爲擾亂字疑夏字亦有擾亂義故漢碑擾字往往作擾李
翊碑時益部擾攘樊敏碑京師擾攘周公禮殿記會值擾亂皆省
變爲夏蓋由義本相通不得竟謂漢隸之苟且也古語以猾夏二
字連文同義猾亂也夏亦亂也此可卽孔宙碑以玦今文異說之
遺○寇賊姦宄者漢書王莽傳潛夫論呂覽高誘注可證姦一作
奸者大傳如此宄一作軌者舜紀如此漢書刑法食貨志後漢李
固傳注同軌宄借字史記集解司刑疏引鄭云強取爲寇殺人爲
賊由內爲姦起外爲軌說文宄下云姦也外爲盜內爲宄魯語里
革曰毀則爲賊竊寶者爲軌用軌之財者爲姦鄭注互誤引之者舛也汝
晉語長魚矯曰亂在內爲軌在外爲姦鄭注互誤引之者舛也汝
作士五刑有服之土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
士者舜紀如此大傳云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白虎通
封公侯篇司馬主兵不言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馬
不以傷害爲文故云馬也則皋陶爲司馬三公之職史記集解引
馬云獄官之長書疏引鄭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孫云周禮土
師在小司寇下而云獄官之長者唐虞三公無司寇之名其刑官
名士卽當周之司寇故今文以爲司徒司空並無司馬則虞時無
士師之士也皮云經列九官惟有司徒司空並無司馬則虞時無
司馬之官大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
公每一公三卿佐之鄭注此夏時之官也又王制注云此夏制也
周禮序官疏引夏傳曰司馬在前攷工記序工疏引夏傳鄭注云
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鄭兼通今古文說孔賈皆
得見狀注大傳元本合觀諸說則大傳以司馬司徒司空爲三公

乃更傳其後以爲其未

責之司馬亦卽後世司馬之職推言之未嘗明指皋陶爲司馬如

孫說也陳喬橫又以司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爲六卿益以虞

及典樂納言爲九卿其制非虞非周不今不古自造官制尤不可

據尙書刑德放云益爲司馬說苑君道篇契爲司馬論衡初稟篇

乘事堯爲司馬蓋以司馬無明文故各以意言之其實虞時無司

馬也史記與說苑修文篇皆曰皋陶爲大理獨斷云唐虞曰士官

史記曰皋陶爲理尙書曰皋陶作士是士卽理官漢書刑法志引

孫卿曰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

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先謙案唐虞兵刑合爲一官故述皋

陶作士之功而必舉蠻夷寇賊爲言漢儒謂皋陶爲司馬卽原於

此故班氏作刑法志仍以兵刑並敘也呂覽君守篇高注文選應

劭注皆引書汝作士師則今文別本有多一師字者○五刑有服

者舜紀如此集解引馬云五刑墨劓剕宮大辟孫云服謂畫衣冠

五服三就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

就者舜紀如此集解引馬云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於市朝

同族適甸師氏既服五刑當就三處書疏云鄭與馬同孫云就當

讀如操藉五就之就鄭注云成也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

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而反於禮所謂五刑之服

有上中下三等故云三就魯語臧文仲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

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笞薄刑用鞭朴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

致之市朝五刑三次章注次處也三處野朝市也案馬鄭以市朝

爲一增出甸師氏蓋以周法言之不如韋注之當御覽七百六十

四引大傳云古者中刑用鎖鑿而脫其全文是今文有以五刑爲肉辟者江云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豈象刑足以威之乎則五刑自當有甲兵斧鉞矣至於刀鋸鑕竿據韋注則是墨劓剕宮大辟也蓋制是刑而復設是象其時之民重恥畏象刑尤甚於畏肉刑罕有犯者雖有象刑而用之蓋匙況肉刑乎然刑制固不可廢也皋陶見爲刑官安得謂唐虞無刑制哉先謙案江說是餘詳象以典下刑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古文也今文作五流有度五度三居僞傳三等之居本馬說○五流有度五度三居者舜紀如此孫云王制度地以居民五流者謂流宥五刑王制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不變命國之右鄉移之左國之左鄉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又云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注云棘當爲焚焚之言偏使之偏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爲其太遠案王制殷禮所本古矣疑可以說此五宅三居又王制云公家不畜刑人屏之遠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鄭引此經五流有宅以謂左右鄉一郊二遂三東西二爲五也三居者郊遠遠方也晉書刑法志舜命皋陶以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方乎前古事既參倍謂五刑有服卽象以典刑五流有宅卽流宥五刑增出三就三居故云參倍前古也史記集解引馬云謂在入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王制疏引鄭云宅讀曰咤德刈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刈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在十倍之罪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

分其地議功議貴議勤議賓之入辟以周法推虞制四裔若四罪

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之入辟以周法推虞制四裔若四罪

九州之外者萬里之外中國之外者五千里之外也宅即叱字廣

雅釋詁戀懷心也宅與度通懷即度字俗加心是宅為懲刈之義

江云桎一桎二桎三為數不符掌囚云上罪桎桎而桎中罪桎桎

下罪桎王之同族桎有爵者桎鄭言五種其此之謂與夷鎮服見

職方氏九服之辨鄭注大行人職亦云九州之外夷服鎮服惟明

蕃服也皮云王制與大傳相出入孫說可補今文家說之遺惟明

克允言皋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猾夏使咸信服無敢犯

維明維允偽傳因禹讓三臣故歷述之○惟明克允今文與古文同一作

紀作惟明能信以故訓代經集解引馬云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

周禮疏序引鄭云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成功一作維

明維允者漢衡方碑如此皮云衡方碑用今文其云少以文塞與

今文合可證則今文尚帝曰疇若子工兪曰垂哉問誰能順我百

書有作維明維允者帝曰疇若子工兪曰垂哉今文與古文同○帝曰疇

垂垂臣名○帝曰疇若子工兪曰垂哉今文與古文同○帝曰疇

若子工兪曰垂哉者舜紀作舜曰誰能馴子工皆曰垂可以故訓

代經馴亦順也集解引馬云謂主百工之官也段云工垂字他書

皆作倬山海經南方不距之山巧倬葬其西郭傳倬堯巧工也音

帝曰兪咨垂汝共工

共工今文與古文同偽傳釋共為

同此篇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共工今文與古文同偽傳釋共為

供本馬說○帝曰兪咨垂汝共工者舜紀作於是垂共工依經

說之地集解引馬云為司空共理百工之事漢書百官表敘云垂

作共工利器用應劭注為共工理百工之事也先謙案舜紀云為共工漢書云作共工以共工為官名今文說也應注亦用今文說馬云共理百工之事釋共為供工為職事書疏云其官或以共工為名要帝意言共謂共此職也鄭言堯冬官為共工及舜舉禹堯改名司空以官名龍異之禹登百揆捨司空司空復為共工故曰垂作共工見馬云為司空者舉其前官名皆古文說垂拜

稽首讓于受斯暨伯與
暨伯與古文也今文受作朱伯與作柏譽

○受作朱伯與作柏譽者漢書人表朱斯柏
帝曰俞往哉汝諧
諸和此官○帝曰俞往哉汝諧今文與古文同○帝曰俞往哉汝

諸者自垂拜稽首至此史公刪消之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往才汝諸哉才通假字孫云諸者借也俞則然其讓矣仍使借往治事

皮云東觀漢記桓榮傳歐陽向書博士缺上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皋宏帝曰俞往汝

諸因拜榮為博士引閎為議郎用此經文與孫說合段云古文苑張平子碑章樵注古文尚書哉作才此謂宋次道家之古文尚書

晁公武刊石於蜀者也薛季宣書古文訓正是此本故哉皆作才

湖厥由來乃作偽者竊取張平子碑耳郭注爾雅引
帝曰疇若予

上下草木鳥獸
益哉取上謂山下謂澤順
益哉
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帝

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今文與古文同益曰益哉偽古文也今

古文作禹益哉謂禹禹同治水者益履履既仍舊職益時烈山

鼠爲僉曰欲與上下文一例不知聖朝大公衆知其賢則交譽而
不爲朋黨若獨知其賢即越衆以對而不爲異也段云此方與之
謬非梅賾也○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者舜紀作舜曰誰能
馴予上下草木鳥獸以故訓代經集解引馬云上謂原下謂隰孫
云公羊昭元年傳上平日原下平日隰漢書楊雄傳昔者禹任益
虞而上下和少木茂說文少下云艸木初生也古文或以爲艸字
讀若徹劉云上下兼及天文地理之正夏小正詳之○禹曰益哉
者書疏云馬鄭王本皆作禹曰益哉詩秦譜疏引虞書禹曰益哉
皮云文選羽獵賦昔者禹任益虞李注亦引尚書禹曰益哉雄箸
述存於今者皆與今文尚書合則雄亦習今文亦作禹曰與馬鄭王
字遂以爲用古文也賦云禹任益虞則今文亦作禹曰與馬鄭王
本同蓋今古文皆作禹惟方輿本作僉耳史記亦當
作禹曰今作皆曰蓋後人據方輿本以故訓字改之帝曰兪咨益
汝作朕虞虞掌山澤之官○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今文與古文同
是以益爲朕虞依經說之漢書地理志爲舜朕虞養有草木鳥獸
百官公卿表序垂作共工益作朕虞後漢劉陶傳益典朕虞文選二十
七注引應劭曰垂共工益作朕虞兩漢人用今文尚書皆朕虞二字
爲官名王莽更曰予虞用今文義也書疏引鄭云言朕虞重草木
鳥獸秦詩譜有伯翳者舜命作虞官史記集解引馬云虞掌山澤
之官名是古文說不連朕爲官名劉云虞官主歲虞計月之事非
重草木鳥獸也先謙案史記秦本紀柏翳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

馴服訓馴是若之本義劉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

汝諧

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

朱虎熊羆為二臣名非說見下○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者舜

紀如此于下增諸臣二字以多人故與上文及斯伯與二人不同

漢書人表有伯虎仲熊季熊無朱段云左氏傳伯虎仲熊叔豹季

狸人表作季熊熊疑羆之誤蓋朱虎熊羆四人也○帝曰俞往哉

汝諧者舜紀作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

熊羆為佐孫云據此諸字當訓作偕審矣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

三禮僉曰伯夷

古文也今文岳作嶽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今

文與古文同伯夷一作柏夷一作百夷○岳作嶽者舜紀作舜曰

嗟四嶽岳嶽今古文之異咨嗟故訓字○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

夷者舜紀作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集解引馬云三禮天神

地祇人鬼之禮也鄭云天事地事人事之禮也孫云典與敷同周

禮鄭注典主也伯夷一作柏夷者見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序

人表一作百夷者見蔡邕姜淮碑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序

也主郊廟之官○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古文也今文一作咨伯

夷一作咨爾伯○一作咨伯夷者舜紀作舜曰嗟伯夷一作咨爾

伯者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

有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皮云齊太

公世家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

或封於申陳紀世家云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于齊曰太公望

或封於申陳紀世家云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于齊曰太公望

申呂是今文說以伯夷為堯時四嶽故舜尊為老臣而不名而伯夷

夷即在四嶽之中先謙案白虎通作伯者班用夏侯尚書作伯夷

者史公用歐陽尚書故不同也○汝作秩宗者舜紀云以汝為秩

宗史記集解引鄭云主秩尊卑論衡書虛篇案秩宗官缺帝舜

博求眾稱伯夷稽首讓于夔龍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皮云漢書

百官表云王莽太常曰秩宗依古也莽用今文以太夙夜惟寅直

常典禮故也伯夷不與舜同宗以漢之宗正當之誤夙夜惟寅直

哉惟清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今文與古文同○夙夜惟寅直哉惟

清者舜紀作夙夜惟敬直哉惟靜絜以故訓代經蔡邕胡公碑夙

夜惟寅以允帝命孔彪碑云直哉維清皆其證孫云說文濤無垢

也伯拜稽首讓于夔龍與古文同夔一作歸○伯拜稽首讓于夔

龍者舜紀作伯夷讓夔龍消約其文夔一作歸者水經江水注引

樂緯曰昔歸典協聲律宋忠注歸即夔尚書中候讓于益歸注云

歸讀曰夔緯書多同今帝曰俞往欽哉往欽哉今文與古文同○

文蓋三家本有作歸者帝曰俞往欽哉往欽哉今文與古文同○

帝曰俞往欽哉者舜紀作舜曰然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也謂

直接下以夔為典樂消約經文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也謂

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詠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康

孝友○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今文與古文同胥子一作育子

者漢書禮樂志昔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

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
六舞五聲入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敎胄子此今文作胄
之證一作敎育子者楊雄宗正箴各有育子世以不錯則今文亦
作育子說文育下云養子使從善也从士肉聲虞書曰敎育子所
引今文也舜紀作敎穉子段云釋言育稚也詩谷風鄭箋云昔育
之育稚也鵠鸛鸛子之閔斯毛傳鸛子稚子也史記多反王云胄
經此穉子即經之育子知古文作胄子者釋文胄直又反王云胄
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敎長天下之子弟陸用王本爲音義馬王
本作胄則鄭本作胄可知史記集解引鄭云國子也然則王注即
襲鄭注王制鄭注引虞書曰敎胄子是鄭本同王本也大司樂注
若舜命夔典樂敎育子是也則鄭亦引今文陳云作育子者歐陽
尚書也作胄子者大小夏侯尚書也皆三家今文也何以明之漢
志云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敎胄子是
以胄子訓爲國子與史記不同馬鄭王本作胄子此古文經之同
於夏侯尚書者也鄭國子之訓當即本夏侯說歐陽尚書作育子
史公以故訓字代之作穉子物穉不可不養許云養之使善即馬
所云敎長天下之子弟長養義通則許馬皆用歐陽說也孫云王
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敎注引經文云幼者敎之於小學長者敎之
於大學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王制又云王太
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是胄子爲
適子也王引之云凡未冠者通謂之穉子穉子即育子內則十有
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周書太子晉解云人生而重丈夫
謂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亦謂未冠者爲胄子也孔穎
達以爲是也

者阮元校勘記云王本謂上有子字案釋文王云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如馬說則教胄二字連文子字單出謂教長此子也如王說則教字單出胄子二字連文謂教此國子也偽孔云教長國子國子二字取之王教長二字連文謂教此國子亦教胄連文子字單出上文胄長也者乃長養之長非長幼之長當從古本謂上加子字爲是以疏考之則孔穎達時已譌脫矣又案胄無長義馬本未必作胄疑亦作育故訓作長長卽養也偽孔於文從王於義從馬殊爲牽率先謙案段又云大司樂釋文育音胄本亦作胄育胄二字音義皆通育从肉聲胄從由聲肉由同部爾雅猶如麋舍人本猶作鬻郭璞音育胄亦可讀余六育亦可讀直又也長養義近有胄訓同馬許教胄連讀其訓穉子國子則言其可長可養

直而溫寬而栗 教之正直而溫而寬弘而能莊栗○直而溫寬而栗者舜紀如此漢書禮樂志同集解引馬云正直而色溫而寬大而謹敬戰栗也孫云聘義縝密以栗注栗堅貌性行寬大者勝之以堅栗溫而爲春生堅栗爲秋成此言仁義所本也表記虞帝寬而有辨注辨別也猶寬而栗也梗直者加以溫而寬厚者加以明辨性以相反者相成鄭箋詩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也是鄭以栗爲分析與辨別義近今文栗一作慄皮云衡方碑引作寬慄蓋三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家今文異字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文與古文同○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者舜紀如此無並作母字同漢書禮樂志傲作敖皮云蔡邕太尉橋公碑剛而不虐蓋以意易

之陳仲弓碑亦作剛而無虐孫云淮南高注虐害也說文倣倨也
乾剛坤簡古教學必先治性情法天地四時於虞書爲四德皋陶
謨爲九德洪範爲三

詩言志歌永言

以長其言○詩言志歌永言以長其言○詩言志歌永言

古文也今文作歌咏言○詩言志歌永言者舜紀作詩言意詞長

言以故訓代經所用古文說集解引馬云謂所以長言詩之意也

故枯詞作經孫云禮檀弓鄭注志意也永長釋詁文詩序云詩者

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樂記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

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今文作歌咏言者漢書禮樂志如

此又藝文志云書曰詩言志哥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

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哥班用今文說作咏不作永皮云

禮樂志篇首云和說之情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鍾石莞絃是

以詠爲實字其義甚明說文歌下云詠也哥下云聲也古文以爲

詞字詠下云或作咏哥歌咏詠字並同論衡謝短篇云尚書曰詩

言志歌詠言此時已有詩也王充所據本與班同先謙案據馬注

知古文作永與班王用今文作詠不同史公作歌長言以長代永

此又堯典用古文說之一也馬注

是其明證以爲歐陽異義者非

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宮商

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聲依永律和聲古

文也今文作聲依咏○聲依永律和聲者舜紀如此故林和聲古
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聲依永律和聲古
乃爲和也今文作聲依咏者漢書禮樂志如此皮云顏注咏永也
永長也志明作咏顏以永長之義解之非釋文永徐音詠徐仙民
積永爲咏即永也

陽統陰故言律以該呂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倫理也

諸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八音能

人以和今文與古文同古文諧一作諧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八音能

克作能故訓字春秋繁露正貫篇蔡邕文烈侯楊公碑並引八音

克諧諸一作諧者說文諧下云樂和諧也从龠皆聲虞書曰八音

同蔡邕文烈侯楊公碑亦引神人以和集解引鄭云祖考來格羣

后德讓其一隅也孫云以皋陶謨說經神人祖考為神羣后為人

繁露正貫篇德在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于四海而頌聲

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風俗通聲音篇

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埴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

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夔曰於予擊石拊

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皆今文家推演之詞 夔曰於予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 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皆

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今文與古文同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

百獸率舞者舜紀如此漢書禮樂志劉向傳風俗通管音篇引經

同公羊哀十四年傳疏史記集解引鄭云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

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謂聲音之道與政通焉呂氏春秋云帝堯

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谿澗谷之音以歌頌即乃以麋鹿置缶

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是堯時變已

司樂故承舜命而言樂之感人如此樂緯叶圖徵云擊石以知民

磬音調則民道得鐘磬之音能動千里也論衡感虛篇尚書曰擊

石拊石百獸率舞此雖奇怪然尚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人耳同也皆今文說釋文於如字或音烏而絕句者非段云依釋文則當作于如孟子女其于子治尚書既作帝曰龍朕堅讒說殄行

震驚朕師堅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

與古文同行一作偽讒一作齊○帝曰龍朕堅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今文

師首漢書賈捐之傳引書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患之矣故先慎己惟舌以

示小民並引今文楊雄尚書箴龍為納言是機是密出入朕命王

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雄據今文亦作讒說漢以尚書當

古之納言也行一作偽者舜紀作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行振驚

朕眾以畏忌訓堅振訓震眾訓師讒一作齊者集解引徐廣云一

云齊說殄行振驚眾皆今文段云齊者讒之駁文齊疾也謂利口

捷給也說文堅下云古文奎虞書曰龍朕堅讒說殄行堅疾惡也

孫云五帝本紀生而徇齊索隱引尚書大傳曰多聞而齊給鄭注

齊疾也蓋謂有口辨即讒說也偽亦為也漢景君碑殘偽易心殘

殄聲相近疑即用此文言其說齊給而行貪殘也三國吳志注引

馬云殄絕也絕君子之行史記集解引鄭云所命汝作納言夙夜

謂色取仁而行違是驚動我之眾臣使之疑惑命汝作納言夙夜

出納朕命惟允以信○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今文與

古文同納一作入○命汝作納言者舜紀云命汝為納言作為故

訓字漢書谷永傳納言自近始書經在古昔龍堯納言而帝命

惟也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者蔡邕西鼎銘出納帝命乃無不允雖

龍作納言山甫喉舌靡以尚之太傅胡公碑夙夜出納紹跡虞龍

後漢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

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尚書出納王命是今文作出納也納

亦作入者舜紀作夙夜出入朕命惟信允信故訓字楊雄尚書箴

出入朕命漢書百官表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禹垂益伯夷夔龍

漢紀皆云出入帝命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特敕命之○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新命有職四

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者舜紀作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今文

與古文同○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者舜紀作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今文

二人集解引馬云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

復救禹及垂以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嶽凡二十二人

又引鄭云皆格于文祖時所敕命也書疏云鄭以爲二十二人數

安斯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皮云史記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

龍垂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于文祖云

云又曰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

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

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

莫敢辟違惟禹之功爲大據史記之文則史公用今文家說二十

二人爲禹皋陶契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凡十人合十二牧適符

其數不及四嶽者四嶽卽在十二牧之中故史公數二十二人之

功不及四嶽九官之外增彭祖者蓋史公所據古說有之大戴禮

五帝德篇孔子曰舉舜彭祖而任之則彭祖自堯時已舉正與史

公說合據漢書儒林傳夏侯始昌爲伏生三傳弟子大小戴與大

小夏侯同出始昌皆今文說故與史公說合說苑修文篇是故泉
陶爲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讓僇爲工師百工
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
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違說與史記同或卽引
用史文惟不及彭祖耳攷今文家說炳如日星史公云此二十二
人咸成厥功則二十二二人卽上所數之二十二二人無可疑者乃後
而數受斯伯與朱虎熊羆皇甫謐數九官十二牧及受斯朱虎熊
羆爲二十五人蔡沈以四嶽爲一人王引之以二
十二人爲三十二人之誤紛紛臆說無一可通
功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欽哉惟時亮天功今文
功與古文同功一作工段云方輿假亮爲諒而訓爲信云信立天
下之功拙甚○欽哉惟時亮天功者衡方碑刻亮天功是今文作
功一作工者舜紀作敬哉惟時相天事段云蓋今文功作工故史
公云天事皋陶謨天工人其代之亦詰以天事古者工有事訓也
皮云丁孚漢儀夏勤策文云時亮天工蔡邕橋公廟碑時亮天工
又陳太邱碑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
亮天工皆作工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
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文與古文
同一作三考黜陟以幽明下屬載一作歲○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幽明者大傳云書曰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
考者正職而行事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其賞有功
也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璜者得爲鬯以
祭不得傳征者以爲屬於得專殺者以爲屬於得

事績考三考黜陟幽明論衡治期篇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
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論衡治期篇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
據有功而加賞按無功而施罰潛夫論考績篇書曰三載考績黜
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風俗通山澤篇嶽者稱功考
德黜陟幽明也皆同大傳之義於幽明句絕一作三考黜陟以幽
明下屬者舜紀作三歲一考功三考黜陟績功故訓字黜陟字同
載作歲與大傳同漢書食貨志谷永李尋傳白虎通潛夫論漢紀
入後漢楊賜傳引經皆作三載是載歲乃今文異字也白虎通考
黜篇諸侯所以考黜陟者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尚書
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後又引三考黜陟皆以陟字絕句食貨志
李尋傳三國志杜恕傳皆引三考黜陟與史記合此三家今文讀
異也皮云考績有二說一以爲三考始黜陟路史注引大傳曰九
歲大考繼無職賞有功也一以爲三考始黜陟路史注引大傳曰九
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紂之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升故
陟之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春秋繁露考功名篇考績之法考其
所績也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
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
考而繼陟命之曰計則以黜陟須至九年白虎通云所以三歲一
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何以知始考輒黜之尚書曰三年一考少黜以地書所言三
考黜陟者謂爵土異也小國考之有功增土進爵後考無功削黜
後考有功上而賜之矣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土七十里不過
七賜而進爵土能有大小行有進退也公一削爲百里之侯再削
爲七十里伯三削爲寄公七十里伯一削爲五十里伯再削爲五

五十里子三削地盡五十里子一削為三十里子再削為三十里
男三削地盡五十里男一削為三十里男再削為三十里附庸三
削地盡所以至三削何禮成於三三而不改雖反無益也潛夫論
三式篇是故三公在三載之後宜明考績黜陟皆以爲一考即黜
陟與大傳繁露所云三考始黜陟不同其黜陟爵土先後又有二
說白虎通瑞贊篇引書傳云三年珪不復少絀以爵六年珪不復
少絀以地九年珪不復而地畢削與儀禮集注引書傳云諸侯有
不率正者天子絀之一絀少絀以爵再絀則絀以地三絀而地畢
其說略同白虎通又云尙書曰三考黜陟先削地而後絀爵者何
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任也今不能治廣土眾民故先削其土地
也故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君絀以爵山川神祇有不舉者君削
以地明爵土不相隨也則以爲先地後爵與大傳所云先爵後地
異亦三家今文說之不同也公羊隱八年傳解詁引書傳曰三年
一使三公絀陟白虎通巡守篇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
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
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作
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
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召
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是今庶績咸熙分北三苗明眾功
文說以三載考績爲三公述職之事庶績咸熙分北三苗明眾功
皆廣三苗幽閭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庶績咸
熙分北三苗今文與古文同熙一作喜○庶績咸熙者舜紀作遠
近眾功咸興以遠近詁幽明下屬爲句庶眾績功熙興故訓字熙
一作喜者說見前○分北三苗者舜紀如此書疏引鄭云流四凶

卿為伯子太夫為男降其使臣猶為國者故以三苗為西裔諸侯

猶為惡乃復分北流之史記集解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吳志

成翻注引鄭云北猶別也苗北古訓字書云北失事則也誠可怪也

分也人分苗也古公八下云苗別也苗北古訓字書云北失事則也

分也人分苗也古公八下云苗別也苗北古訓字書云北失事則也

分也人分苗也古公八下云苗別也苗北古訓字書云北失事則也

分也人分苗也古公八下云苗別也苗北古訓字書云北失事則也

分也人分苗也古公八下云苗別也苗北古訓字書云北失事則也

分也人分苗也古公八下云苗別也苗北古訓字書云北失事則也

分也人分苗也古公八下云苗別也苗北古訓字書云北失事則也

分也人分苗也古公八下云苗別也苗北古訓字書云北失事則也

分也人分苗也古公八下云苗別也苗北古訓字書云北失事則也

分也人分苗也古公八下云苗別也苗北古訓字書云北失事則也

分也人分苗也古公八下云苗別也苗北古訓字書云北失事則也

分也人分苗也古公八下云苗別也苗北古訓字書云北失事則也

分也人分苗也古公八下云苗別也苗北古訓字書云北失事則也

分也人分苗也古公八下云苗別也苗北古訓字書云北失事則也

文徵一作登○舜生三十徵庸者舜紀云舜年二十以孝聞堯舉
之古文徵一作登者書疏引鄭云登庸二十中庸鄭注徵或爲登
題三十在位歷試二年攝政二十八年○三十在位古文也今文
事案合上三十言五十載陟方乃死方道也舜卽位五十攝行天子
爲五十也說詳下五十載陟方乃死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
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
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五十載陟方乃死今文與古文同○五
十載陟方乃死者舜紀云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
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
陵段云舜年五十八堯崩所謂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也年六
十一代堯踐帝位此三年過密之後乃踐帝位也踐位三十九年
南巡狩崩此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也論衡氣壽篇堯典曰朕在
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二十歲齡三歲在位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又
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又
云舜生三十徵用二十齡三歲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
孟子萬章篇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趙注書曰舜生三十
徵庸二十齡三歲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
同古文尙書作三十在位則不爲五十而慕之證矣書疏云鄭元
都疏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
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
然則古本作登庸三十鄭注云三十當爲二十以今文正古文故
孔疏謂之讀此經也假令鄭本作登庸二十與方興所據馬王本
不同則釋文正義必無別之云云

已大戴禮五帝德云三十歲崩于天下二十在位嗣帝所五十
乃死與今文尚書合此鄭所以讀從今文也二十以孝聞之後又
十年堯舉之又二十年乃攝行天子事是為大戴禮之三十在位
大戴之三十在位合上文二十言之今文尚書之二十在位合上
文舜生三十言之皆五十歲合下文五十乃死則皆百歲也故曰
大戴與今文尚書合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合舜之微庸二十
攝位八年言之孟子所謂舜相堯二十有八載也舜之在位五十
載合攝位八年如喪三年即貢四十年言之堯典自慎徽以下乃
微庸二十年之實乃言底可積三載此三載在二十年內也自正
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以下乃攝位八年之實合二十年八年為二
十有八載自月正元日至分北三苗乃即貢四十年之實併前攝
位八年如喪三年其年離為在位五十載此今文家說也孫云偽
傳云舜壽百一十二歲增多一十三歲與史記論衡不同誤計之
也陟方者史公說為巡守按巡守至五岳而止此至蒼梧蓋此行
分北三苗且行九歲之大考也淮南高注云書曰舜陟方乃死舜
死蒼梧葬於九疑之山在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千里也案
馮乘在今廣西賀縣北一百二十里地理志零陵郡營道九疑山
在南營道縣在今湖南道州西九疑山在甯遠縣南六十里皮云
白虎通巡守篇王者巡守崩于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為喪主天下
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即如是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於時
尚質故死則止
葬不重煩擾也

尙書

孔傳參正三

大禹謨第三

虞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大禹謨

禹稱大大其功謨謀也。○梅氏增多古文二十五篇此梅氏古文之一梅氏云伏生今文無典謨誓雜者此篇自首

至時乃功謨體也

自帝曰格汝禹至若帝之初典體也自帝曰咨

禹至有苗格誓體也

混三體而成一篇變亂聖經如此且皋陶謨

舜禹交相儆戒此篇禹以六府三事自述帝以地平天成歸功反

易謨體也堯典乃言底可績可之一字不以舜功爲有餘默寓儆

勉正天子告臣之體此篇以惟汝賢嘉乃丕績諛禹反易典體也

會后誓師三句逆命是征苗之誓茫無成算猶在甘湯泰牧之下

反易誓體也又不

惟變亂之而已

曰若稽古大禹

順考古道而言之。○史記集解引諡法曰受禪成功曰禹曰文命敷於四海祗

承于帝

言其外布文德敎命內則敬承堯舜。○史記夏本紀夏禹

文謬甚敷於四海約禹貢敷土及東漸數句而成

文惠云祗承于帝本孟子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

曰后克艱厥后

臣克艱厥臣政乃以黎民敏德

敏疾也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政治而羣民皆疾修德。○梅云

易敏德本康誥曰丕則敏德也 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

無遺賢萬邦咸寧 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

諸諸篇嘉言即昌言之別伏字見般庚毋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野

無遺賢見詩小序萬邦咸寧見易傳惠云嘉言二句意本荀子正

論篇堯舜南面而聽天稽于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

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 稽于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

帝時克 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眾從

稽我古人之德稽謀自天之所稽舍己從人孟子稱舜語今入之舜

語中以稱堯不虐無告本左文十五年傳君子之不虐幼賤孟子

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困窮二字兩用其一則商書子惠困窮惟

帝時克傲惟帝時舉此其蒐輯之大畧也程云莊子天道篇堯曰

吾不敖無告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益因舜言又

不廢窮民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美堯也廣謂

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

禍亂○惠云呂覽論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

文左傳王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

甚神聖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德故為天所命所以勉

舜也○惠云後漢黃瓊傳瓊疏云皇乾眷命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

詩奄有九有王先慎云洪範以為天下王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

惟影響 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言不虛○惠云御覽卷八十一引尸子曰舜云從道必吉

反道必凶益曰吁戒哉傲戒無虞罔失法度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度也無億

度謂無形戒於無形備慎深秉法罔遊于逸罔注于樂淫過也遊

守度言有恆○梅云詩用戒不虞○梅云依無逸淫過也遊

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為戒○梅云依無逸淫過也遊

罔注于逸兼用論語逸遊與莊子注樂字也任賢勿貳去邪勿

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一意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

引書云去邪勿疑任賢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干求也失道求

勿貳禮曰疑事毋質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名古人賤之

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咈戾也專欲難成犯眾興禍故戒之○梅云

人從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言天子常戒慎無怠惰荒廢則四夷

鮮濟於業無怠無荒先謙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言念

重其言為政以德則民懷之○梅云此一節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全宗左傳文六年傳邾文公曰命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梅云惟修修字見禹貢左文七年傳

邾缺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姚際恆云使書文果有水火金

木土穀等句邾缺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

何必屑屑釋之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

善政○梅云左襄二十八年傳晏子曰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

正德以備之使無正德以備之使無

三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政之致○梅云卻缺又云九功之德皆可

歌也謂之九歌六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休美

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

者而已○梅云卻缺又云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

歌勿使壞闕云楚辭離騷云啟九辨與九歌天問云啟棘賓商九

辨九歌則九歌為啟樂猶九鼎為啟鑄也伏生大傳云惟十有四

祀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鄭注

四章皆歌禹獨無九歌明九歌乃啟樂也偶古文以為禹告舜之

詞則似虞時已有此歌恐未然程云此卻缺恐趙宣子不知九歌

之義故解之若今禹謨即古夏書卻何不直引其文而費辭如此

蘇輿云大司樂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先鄭引春秋傳六府三事謂

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經以九德與九磬並列而

鄭以春秋傳釋之是亦以九歌為虞時樂梅氏蓋因於帝曰兪地

此賈疏言先鄭不見古文尚書故引春秋樂梅氏蓋因於帝曰兪地

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水士治曰平五行敘曰

之言是汝之功明眾臣不及○梅云左僖二十四年傳夏書曰地

平天成稱也皋陶謨時乃功六府三事見上惠云史記自序云厥

美帝功萬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

世載之不怠總朕師八十九十日耄百年日期願言已年老厭倦萬機汝

不懈怠於位稱總我眾欲使攝○惠云格汝禹做堯

命舜語汲郡古文云帝舜三十三年命夏后總師射義云旄期稱
道不亂者旄字本如此今作耄者說文眊目少精也虞書耄字從
此故薛季宣古文又作眊程云紀年出晚書前二百餘年晉書稱
所載自夏以來則以前皆其本書所無而為造晚書者所增竄無
疑倦勤尤非聖人之語梅云柳下惠曰舜勤民事而野禹曰朕德
死祭法亦以此為言未嘗倦勤猶如此何遽以此示人禹曰朕德

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邁行種布降下懷歸

能依皋陶布行其德下治於民民歸服之○梅云此因孟子言舜

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又見下文皋陶妄意當時禹必讓皋陶也

民不依非臣子對君父之語閻云左莊八年傳夏書曰皋陶邁種

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杜注皋陶句曰夏書逸書也注德

乃降句曰言人苟有德乃為人所降服也孔疏杜謂德乃降為莊

公語案宣十二年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歸於枯亂者也夫襄

三十一年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昭十年詩曰德音

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皆其例也中庸引詩曰德輶如毛毛

猶有倫亦同作偽者不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念茲此釋廢也

察並竄入大禹謨中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念茲此人在此

功廢此人在此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在此義信出

罪言不可証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在此義信出

此心亦在此義言皋陶之德以義為主所宜念之○惠云左襄二

十一年傳引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

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程云此虞

夏書臣納解於君之詞故其言帝念者存心之謂上茲以

時書云：允出其身，加民皆在於茲。如此則心無往而不存矣。惟帝念功，言心存而天下之理得，可久可大之德業成矣。帝舜所謂「敕天之命，惟時惟幾」，蓋即此意。晚書不知其解，而以爲贊美皋陶之語，可爲歎恨。梅云：書疏曰：此斷章爲義，故與尙書本文稍殊也。案左襄二十四年傳：仲尼曰：「夏書曰：『念茲在茲，言順事恕，施也。』非指皋陶又哀六年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帥常，可矣。」意與臧武仲由己壹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有干我正，言順命。先謙案：孟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期當子萬章篇：惟茲臣庶。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閻云：堯典命皋陶曰：「刑期于無汝作士五刑，有服先謙案：孟子萬章篇：汝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于勉之。惠云：通典百六十九引商鞅書曰：「明刑之猶至于無刑也。」案通典載商鞅著刑名書大畧云：「晉文將欲明刑，刑於合諸卿大夫于冀宮，顛頤後至，遂斷顛頤之有人，皆思曰：『顛頤之有寵也，斷脊以徇，而況于我乎？』乃無犯禁。晉國大治，昔周公誅管叔，放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皆曰：『親屬昆弟，有過不違，況疎遠乎？』故外不用甲兵于天下，內不用刀鋸于周庭，而海內治，故曰：『明刑之猶至于無刑也。』云云。是所謂刑期于無刑者，特法立誅必而然，乃中商之學，非堯舜之治也。梅云：民協于中，用呂刑士制百姓于刑。

之中時乃功見皋陶謨淮南子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

以寬居敬過也善則歸君人臣之義○惠云論語 罰弗及嗣賞延于

世德之政○梅云二句用孟子罪人不相及而及其賞道 宥過無大

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 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蘇輿云宋蘇軾 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辜罪經

也皋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

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梅云左襄二十六年傳夏書曰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公問舜冠孔子不對曰其政好生而惡殺

所謂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也蘇輿云御覽六百五十二引尚書大

傳曰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

乃之休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 帝

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水性流下故曰下水儆戒也

言禹最賢重美之○阮校勘記云纂傳引朱子云降水洪水也古

文作降

下木左襄五年傳夏書曰成允成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

假惟汝賢

滿謂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爲民執心謙冲不自盈大○梅云夏本紀稱禹爲人敏給

克勤論語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

天下莫與汝爭功

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而不失其

炎武云左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

禹其孰能修之不矜不伐是勤而不德梅正用傳意惠云逸周書

矜功不至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程云荀子君子篇謂之聖

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梅云老子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

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庥

後章又云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當升爲天子○梅云論語堯曰篇咨

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

爾舜天之庥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梅云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

成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

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下云好義者取矣

而舜之獨傳者一也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精者也又曰蚊蚋之

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此其精字一字之所自來也

論語允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

執其中云荀子正名篇無稽之言不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

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

后非眾罔與守邦民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

云周語內史過曰夏書有之曰眾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

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

汝身梅云四海二句見論語問云四海困窮欲其俯而恤人之

窮天祿永終欲其仰而承天之福亦如洪範考終命大雅高朗令

終耳漢書王嘉傳不終其祿薛宣朱博傳序鮮終其祿方是不祥

作偽者誤切此二語為一連故於上文先作微詞曰欽哉云云即

以論語此文續之若極言安危存亡之戒而不知與元義相左班

彪王命論云則福祿流於子孫天祿永終魏使鄭冲奉策晉王曰允執

閔策曰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魏使鄭冲奉策晉王曰允執

其中天祿永終皆節去四海困窮一句以聯上下文雋不疑謂暴

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靈帝立皇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

祿孫權告天文曰左右有吳永終天祿倒置之義尤顯白終不訓

絕也更博徵之金縢惟永終是圖易歸妹象辭君子以永終知敝

周頌以永終譽漢元帝紀詔曰不得永終性命朕甚閔焉韋賢傳

匡衡曰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外戚傳班婕妤好賦共酒埽於帷幄

今永終死以為期

孝揚名後世皆無絕訓何獨至論語而云然以絕訓終朱子及蔡

傳所未安處惟三國志載明帝詔曰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

禪位文皇帝又曰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己深觀祿數久在聖

躬又陳留王與咸熙二年十二月王戊天祿永終祿說同益驗偽書出

位於晉嗣王此方解終是畢也盡也與大禹謨說同益驗偽書出

晉魏開即其時人手筆也先謙案閭說是也但偽傳言為天子勤

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仍依古訓不作畢盡解與輯偽經

之意相反似經傳出二人手各主一說如鄭冲策及明帝詔之惟

比至宋人乃順偽經訓終為絕耳慎乃有本益稷慎乃在位惟

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宣之成於一也○惠云墨子尚同篇先王

之書衛令之道曰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枚謂歷卜之而從其

惟口出好興戎○云左哀十七年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

為令尹杜注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

昆命于元龜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梅云左哀

十八年傳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官占惟能蔽志

有書能明也昆命于元龜言志定然後卜○梅云左哀

西伯戡黎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

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合從卜也然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四者

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合從卜也然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四者

八年傳及巴師至將卜師王曰甯如志何卜焉此所謂朕志先定
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
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卜此所謂詢謀僉同鬼
神其依龜筮協從惠禮表記曰卜筮不相襲注襲因也金縢曰
一習吉左哀十年傳趙孟禹拜稽首固辭再辭曰固○梅云堯典
曰卜不襲吉襲習古字通禹拜稽首固辭禹再辭曰固○梅云堯典
辭帝曰毋惟汝諧后之任○梅云論語子曰毋堯典往哉汝諧元正

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
夏后受命于神宗案舜繼堯禹繼舜義與世及同舜嗣位別立親

廟無毀堯祖廟之理則禹之受命仍於文祖廟無疑今曰神宗其
即文祖乎抑舜別立之廟乎以別立之廟命禹則舜無以對堯即
文祖則廟之更名何義爲此以增竄紀年而不顧其有所不受也

率百官若帝之初○順舜初攝帝位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

征○三苗之民數干王法率循徂往也不循常道言亂逆命禹討之

陶謨言何遠乎有苗禹貢言三苗不敘益稷言苗頑弗即功賦駘

分北非止一人謂其不敘非止一君云遷云遇絕則不特遷絕其

君長必併其國人俱徙之又何來徂征逆命之事邪且舜執其君

而無所難禹征以六師而反不服迨來格向化又從而分北之豈

叛則討之服則舍之

則亦不必授禹矣其言深合事理愚謂竄與分北若在徂征後則
苗以逆命而班師以來格而遺竄則有苗當自悔其來若在徂征
前則三苗已不敘於三危流竄之地即有不即功者亦使皋陶施
象刑威之足矣不煩與師動眾也先謙案禹征有苗作禹誓見墨
子兼愛篇據荀子曰誥誓不及五帝則禹誓乃即真後事非攝位
時事堯舜竄三苗于三危在堯老舜攝之年以左傳證之蓋是其
君長或兼有其族姓皋陶謨云遷有苗與竄三苗實為一事故禹
治水至雍州而云三危既宅三苗不敘則遷竄之三苗已安居就
序矣至苗民居在洞庭彭蠡間者恃其險遠叛服不常其來服者
或分散其黨與堯典所謂分北三苗也或改變其習俗呂覽召類
篇所謂舜卻有苗更易其俗也其不服者或加以喻教韓詩外傳
所謂久喻教而苗民不服也或威以征伐淮南修務訓所謂舜南
征三苗道死蒼梧也蓋舜在位五十年與有苗相首尾為虞代一
絕大政事足徵苗性頑犢馴服尤難干羽舞階即致來格情理所
不可通徒以竄入經文歷代侈為盛事偽作古文者不知是何肺
腸也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會諸侯共伐有苗
盛之貌。惠云墨子兼愛篇引禹 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也蠢動昏闇
誓云禹曰濟濟有眾咸聽朕言 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也蠢動昏闇
以宜討之。惠云禹誓又云非台小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王輕慢
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王輕慢
典教反正道敗德義程云道德二字德字最古唐虞即有之道
字後起三百篇但作道路之道說書惟洪範遵王之道亦道路之

道也書傳所引諸逸篇皆然易爻詞復自道反復其道諸道字指
其人所由而言非道德並稱尤屬後起詩書言天命無言天道者晚書
爲道本語至道德並稱又乃道德並稱又有天道之說他篇
多道字俱作道德道法解此文乃道德並稱又乃道德並稱又乃
亦多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桑序曰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民棄不保
有之

書傳所引諸逸篇皆然易爻詞復自道反復其道諸道字指
所由而言非道德道法之道也惟周禮中始有以道得民以
本語至道德並稱尤屬後起詩書言天命無言天道者晚書
字俱作道德道法解此文乃道德並稱又有天道之說他篇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廢仁賢任姦佞○惠云詩隰桑序曰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民棄不保

所引而道道至作在野

諸逸非道德並理道人

篇皆理道稱尤法解

然易
法之
屬後
此文
廢仁
桑序

曰賢乃起道交詞
小任道請也

復自惟書德前

位○稱天禮道
君惠又命申反

子云無始有終

野民 道天 以道 諸

道字
得民
者勝
說他
棄不

保篇書以指

天長
于旻
于父
于母
負罪引慝
祗載見
瞽瞍
夢夢
齊慄
瞽亦允若
惡慝

負罪引愆祗載見瞽瞍夔齊慄瞽亦允若惡惡

賴事也。夔夔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怵懼。齊莊

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怵懼齊莊

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梅云孟子曰書曰祖載見替

以至誠感頑父○梅云孟子曰書曰祖載見贊

腹變妻齊保替腹亦允若此因典謨有父禎苗禎宇相同遂蒐輯

亦允若此因典謨有父禎苗禎字相同遂蒐輯

以立言堯典有誓子之文故節其聰字但其在側微四岳在天子

子之文故節去聰字但舜在側微四岳在天子

前稱譽子無害今爲天子禹益皆其臣子書聘爲天子父昭地

爲天子禹益皆其臣子誓願爲天子父昭地
 爲天子禹益皆其臣子誓願爲天子父昭地

不同以譬稱之不惟不貳亦不忍且以于之爲亦飽方若庭前

不恥亦不忍且以天子之父母也況若庭

刀詩言之以詩流簞外北
之苗疑不於倫亦厚坐矣
全篇感感而引玄益有苗
和詩知況有苗

至感申知玄有苗和感申知况有苗

之苗饒不旂伯亦厚詒矣

厚詒用召皓其不能減

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

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

當也以益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兵入曰振旅言整

遂還師。兵入曰振旅。言整

方巖
梅云
禹拜
句全
用奉
陶謨
文左
襄十
年傳
荀偃
士匄
請班

全用奉陶謨文左襄十年傳荀偃士匄請班

師又曰出曰治
予乃匪敢不惠
遠人不服大布
文德以來之○
先

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先

兵入曰振旅
帝乃設勳文德
謙案此文卽以季氏將伐顓臾章

案此文卽以季氏將伐顓臾章

語爲舞干羽兩皆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七司有直

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闕文

藍本 舞于兩階 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 抑武事 一自育

階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

各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

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

木蠹在荒服之例去京師二千五百里也○程云王者之師未有

去京師二千五百里也○程云王者之師未有

不料敵勝而可輕用民命者今不能預知苗民之逆命而挫天

輕用民命者今不能預知苗民之逆命而挫天

威於絕遠何以號令天下至於引退而乃譁求文德抑何

令天下至於引退而乃譚求文德抑何

之晚也。且使苗民干羽可格，則亦不至逆命。孰意典比篇中有此

以干非可格則亦不至逆命孰意典謠中有此

說之書邪又云典以記事詩以詠言此虞書之常也此篇以詠名

以記事諒以諷言此處書之常也此篇以諷

乃載及受禪征苗諸大事體殊不類惠云淮南子繆稱訓禹執干
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汜論訓舜舞干戚而服有苗齊俗訓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荀子成相
篇禹勞心力竟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畎畝任之天下身休
息先謙案韓非子五蠹篇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
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政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說
苑君道篇舜之時有苗氏請服蓋秦漢人有是說紀年帝舜三十五
也究論教焉而有苗氏請服蓋秦漢人有是說紀年帝舜三十五
年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請服蓋秦漢人有是說紀年帝舜三十五
等所爲影附古說兩相證合以愚後人耳餘詳舜典分北三苗下
禹誓別爲一事辨見前來格之說韓非三載與僞書七旬遲速不
同或是會逢其適非必干羽之舞致然古事流傳日久記者侈爲
美談而不悟其非實也